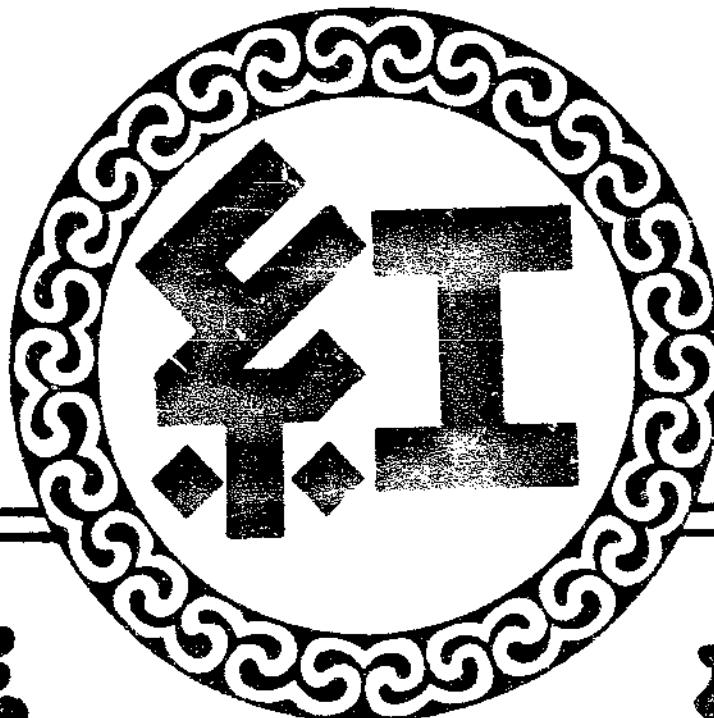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期二卷二

書志

雜誌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第五十二期目次

癸亥七月初六日發行

短篇小說

千年紅(下)

嚴獨鶴

紅蓮花與紅舞誌

繆賊茵

真吳謬

戚飯牛

片面的戀愛

馬二先生

不着一字之小說

春夢

蟲謠

施濟羣

馮婕妤當熊彈詞

許舜屏

美心術

程瞻廬

未來的時髦夏衣

徐卓呆



藏書圖南京

紅雜誌

餐風錄

胡寄塵

姑蘇小志

戚飯牛

饕餮家言

朱楓隱

豈不大快

徐洞天

X O

若谷

俗語廣義

程瞻庭

春秋

秀鸞女士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

不肖生

第十六回 湘江岸越貨劫書箱 瀟籜山尋仇遇奇俠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第五十二回 許柯父十萬不爲多 慰老妻片言甘服小



童話大觀

若要兒孫聰明并快樂
家庭教育不可少
談談故事說說笑笑
『童話大觀』趣味頂好

可以滿足兒童的欲望
可以開發兒童的思想
可以啟迪兒童的智慧
可以活潑兒童的興趣

插圖美術 兒童神話 全三六分冊
插圖美術 兒童故事 全四八分冊
插圖美術 兒童物語 全二四大冊

用足洋票一費購埠折售分元洋圖術面色冊九精全
●通十代郵加寄函外七實八一價插美封彩大裝書

版出新最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遷移紀念萬國郵花大廉價

均知即
貼一分
五厘

蘇州蔡匯佳由明確請聲為票五洲

河頭牛雜諸社三十二分者

謹啓



五洲郵票中外歡愛本社開幕業經七戰廣銷全
大洋五角(如用新郵票須五十二三分)可得大
各國郵票內有英屬五十種之
皇像老虎大橫梅加小寄全

購必生多美中一卽品元司國分趣試一式坡馬戰平和羣島老虎大橫梅加小寄全
份不十以零司可且一各一百皇像老虎大橫梅加小寄全
點綴每把式各文票前清雙新形加小寄全
鋪欲種上售各稱每把式各文票前清雙新形加小寄全
從人別如日較品以集尤價脫極枚玩各樣難畫等
速歡開以較品以集尤價脫極枚玩各樣難畫等
迎古贈勝五鏡更格著價增無畫等
品閱氣送平光架者儘須名(如僅有美郵票照及窮難等
目報盈威常十作儘有美郵票照及窮難等
錄諸然友字色為可難念金票照及窮難等
面示君定則畫精室購遇贈一公美一興描等龍加票歐多

說小探偵批大的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中國偵探案全集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中國偵探大觀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中國福爾摩斯全集

全書三冊
價洋二元

老虎黨

全書二冊
價洋八角

鐵假面

全書三冊
一元六角

觀廉大生色丸何軟無女獲壯美

衛生小書奉送

諸患血薄氣虛以及一切血虧所致腦癱各症均可療治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皮紅膚胃色無君章與於服進如何。韋余腹痛王云係如此健言以不消丸男爲有士子成不病服士子甚如酸四肢發熱頭暈眼花每逢寅卯時分以若廉內壬用百法不廉心痛腰酸四肢間產一女孩因產後失調以退余逐月買服至西藥房房東卵症謂手則背于書君卽具康難調不補分其女報婦大並年可見之大醫如是者九年後有衆醫友人來求治其言比九能治婦科病茲正其來歸以來身甚康健。其女稱頸項間途得病久不愈乃不夢夜飲食二瓶謂手則背于書君卽具康難調不補分其女報婦大並年可見之大醫如是者九年後有衆醫友人來求治其言比九能治婦科病茲正其來歸以來身甚康健。



世有婦女在少年及笄之時身體康壯面色紅潤目有精采及既嫁之後或生產劬勞以致面黃肌瘦時多疾者頗不乏其人此無他皆血薄氣虛少血之故也或因操勞過度或絕少運動步門不出所致或因小產失血或因產後失血薄無力血液不鮮其病狀最著者卽月信不調腰背酸痛疾病呻吟以及一切疲乏等致令終身受累困苦有力能使筋骨強健通身各部亦得補足能

孫慶光生江色補丸等功力是以稱爲婦科各症之聖藥。其來歸以來身甚康健。其女稱頸項間途得病久不愈乃不夢夜飲食二瓶謂手則背于書君卽具康難調不補分其女報婦大並年可見之大醫如是者九年後有衆醫友人來求治其言比九能治婦科病茲正其來歸以來身甚康健。其女稱頸項間途得病久不愈乃不夢夜飲食二瓶謂手則背于書君卽具康難調不補分其女報婦大並年可見之大醫如是者九年後有衆醫友人來求治其言比九能治婦科病茲正其來歸以來身甚康健。



千 年 紅

雨亭被這些衛兵捉去之後。儀瑛自然弄得手足無措。也不知是那裏來的禍事。還是質山有些胆量。連忙趕去打聽。起初打聽不出什麼事。後來好容易人上託人到軍法處去探詢。纔知是犯了私通亂黨的嫌疑。質山聽得此話。不覺大驚失色。忙回家對儀瑛說。知儀瑛大哭道。我爹爹是一個很謹慎的人。平素除經營商業以外。輕易不問他事。和這些黨人更從沒有絲毫來往。怎麼說他是私通亂黨。這真是坑死人了。質山道。你且休啼哭。他老人家是已經捉去了。我們總得先想個法子來救他。纔好。儀瑛又哭道。怎樣一個救法呢。我。是。個。女。孩。兒。你。又。在。地。方。上。沒。有。什。麼。手。面。明。明。知。道。是。冤。枉。却。



千年紅（下）

嚴獨鶴

從那裏去伸訴呢。我想還是我拚着這條性命不要到軍署裏去喊冤罷。質山忙一手道：這是斷然無用的。我倒有個計較在此。我想他老人家平素在商界中很有些威望。熟人也多。還是去託商會出面遞個訴呈。陳明冤枉。要求具保。或者還有些兒效力。儀瑛道也好。就憑着你去辦罷。我本來年紀輕。不懂事。加道也。好就憑着你去辦罷。我本來年紀輕。不懂事。加

之此時方寸已亂。一點想不出主意。好便好。不好我祇有跟着父親同死的一法。此外再沒有別的想頭了。說完又哭個不住。質山也無可慰勸。祇忙忙地趕到商會裏去。那時商會裏面也早已知道此事了。大家已經七張八嘴的在那裏紛紛議論。彷彿很代雨亭抱不平的樣子。質山一想到底人心未死。公道猶

存。諒來。他們總是肯幫忙的。可便把自己的意思向他們細說一遍。誰知這些人在他未提出要求以前。一個個大發議論。義形於色。等到一聽質山說要教他們出名向軍署遞公呈。便又驚得呆了。各自推諉。說着說着。關係很大。私人不能作。主要問了會長。再說。質山忙又去找着會長。向他說了。會長連連搖頭。說。質山忙。又去找着會長。向他說了。會長連連搖頭。道。別的事總好商量。惟有這私通亂黨。我們商會中却也擔當不起。老實說。軍署裏既然指名捕拿。諒來其中必有重大的嫌疑。我們總當將事情調查清楚。了。再好着手辦理。若照這樣不知底細。就冒昧辨訴。萬一失實。豈非以一人而連累商會全體嗎。質山聽會長如此說法。知道他非但不肯幫忙。并且還疑心。

雨亭真個私通黨人不由得心中十分忿怒又勉強捺住火性向他苦苦央告依舊不得要領質山沒法祇好回家另行設法但事情到了這般地步已是山窮水盡更有何法可施不要說挽救的方法一時想不出來便想去見雨亭一面問問情形也萬做不到因為軍署中拘捕的人又帶着亂黨嫌疑那監禁的地方便格外嚴密自己親屬都不許探望簡直是消息沈沈祇靜候着判決死刑罷了

這天夜間離雨亭被捕的那一日已隔了三天了質山和儀瑛正在家中楚囚對泣忽然看門的進來通報說外面有個生客要見陳少爺質山忙問是怎樣一個人看門的道看那樣子像是個差官問他更名

片。他說沒有問他姓名也不肯講祇說是見了面白會知道我祇得請他先在客堂裏坐著質山聞言便沉吟道如今時候已很不早了有什麼人夜裏來看我呢一面這樣說一面已急急的出去見客那來客一見了質山便道足下就是陳先生質山點點頭道正是請問貴姓那人道先生也不必動問我是奉着軍署中魏副官的差遣來請先生的魏副官說有要事和先生面談務必請先生立刻和我同去質山聽說着寶吃了驚暗想上次魏副官來了沒有幾天此地就出了亂子如今又無端差人來傳我祇怕又別的花樣欲待不去這人既在這裏當面催促也無可脫身一時沒有法兒便道既承魏副官傳喚

我。自然。應該。隨。你。同。去。祇。是。我。手。頭。正。有。一。件。事。未。
曾。辦。了。想。再。進。去。料。理。一。下。子。可。否。請。你。略。等。一。歇。
……質。山。說。這。句。話。原。想。進。去。和。儀。瑛。商。量。一。個。辦。
法。誰。知。那。人。竟。似。防。他。逃。走。一。般。便。對。質。山。說。道。先。
生。有。什。麼。事。何。妨。回。來。再。辦。魏。副。官。正。等。着。呢。就。請。
同。行。不。必。遲。疑。了。說。着。已。不。由。分。說。像。監。押。囚。犯。似。
的。將。質。山。硬。逼。着。去。了。

儀。瑛。知。道。軍。署。中。忽。然。來。了一。個。差。官。將。質。山。逼。着。
同。去。心。裏。十。分。着。慌。暗。想。這。去。一。定。是。凶。多。吉。少。了。
但。急。切。闖。又。找。不。出。一。個。人。前。去。探。聽。消。息。祇。急。得。
如。熱。鍋。上。螞。蟻。一。般。沒。個。擺。佈。處。幸。虧。不。到。兩。個。鐘。
頭。光。景。質。山。倒。又。回。來。了。儀。瑛。見。着。轉。骨。喜。出。望。外。

忙。道。我。以。爲。你。此。去。定。有。什。麼。意。外。的。變。故。想。不。到。
你。倒。這。樣。快。的。回。來。了。究竟。是。什。麼。事。你。既。到。了。軍。
署。中。可。曾。得。着。我。父。親。的。消。息。質。山。搖。搖。頭。歎。一。
口。氣。道。真。是。一。言。難。盡。說。起。來。要。教。人。氣。煞。但。有。一。
句。話。好。教。你。放。心。老。人。家。的。性。命。居。然。有。了。救。星。了。
儀。瑛。大。喜。道。這。便。好。了。祇。要。性。命。有。救。別。的。事。也。暫。
且。不。管。了。質。山。道。你。且。先。猜。一。猜。看。這。救。星。是。誰。儀。
瑛。道。我。又。怎。能。知。道。呢。質。山。道。他。老。人。家。今。日。的。
星。並。非。別。樣。便。是。我。那。支。千。年。紅。儀。瑛。駭。然。道。這。話。怎。講。質。山。
原。却。也。是。這。支。千。年。紅。儀。瑛。駭。然。道。這。話。怎。講。質。山。
道。待。我。細。細。地。告。訴。你。罷。我。方。纔。跟。着。這。個。差。官。進。
了。軍。署。中。他。便。將。我。一。直。引。到。副。官。室。中。去。那。副。官。

室中先坐着一個人見我進去便笑着對那差官說。道來了麼那差官很恭敬的回答了一聲是一面又迴過頭來低低的對我說道這位就是魏大人說完這一句他便退了出去這時室中祇有我和那魏海人兩個人海人居然對我很客氣請我坐下笑着說。道我聽人說你是徐老先生平日最親信的人所以特地請你來有句要緊話和你說徐老先生原是個很殷實的商家不知怎樣會被亂黨攀誣了幾乎有性命之憂幸而洪將軍十分明白曉得他的冤枉大概可以爲他洗刷清楚不致吃苦祇是何日能殼釋放却還難定如今所以要對你說知就是將軍這番威全的好意總要望你們知道感激我聽他這樣說。

法明明是話裏有因忙答道承將軍明鑑開脫徐先生的罪我們自當感激圖報有什麼事但聽大人的吩咐就是了魏海人笑道論將軍的身分那裏還向你們來責報不過有一件事也不能不使你得知我前幾天曾爲一件小問題和徐老先生商量他竟一口拒絕這就未免太固執了我聽到這句話便恍然大悟原來他們還是爲了這支千年紅弄不到手纔懷恨在心設下這樣毒計說什麼亂黨攀誣簡直是他們自己有意陷害罷了依着我的性子恨不得立刻將他們這層黑幕拿來揭穿了再痛痛的罵上一頓。出出我這口惡氣但是照這樣將事情弄決了他老人家的性命一定不保當下祇得忍氣吞聲的說。

道。以前的事徐先生一概告訴過我。我全知道這原怪。他不是大人說他固執真是一些不錯。我此番回去。便趕緊將那件物事送過來。孝敬將軍罷。是徐先生的事情還要求大人轉懇將軍若能早一天開釋。便感戴不盡。魏海人這時滿臉堆下笑來說道。你這人真明白。怪不得徐先生肯重用你。現在就是這樣辦罷。至於徐先生的事自有我一力承當。斷不至於使你失望。我又謝了他一聲。急忙告辭。他仍舊吩咐那差官將我送出軍署門外。我便雇了一輛街車。趕緊奔回來。如今並無他法。祇有立刻將我這支千年紅送進去。贖他老人家的命罷。儀瑛聽質山講完了。不覺兩淚直流。說道。照此情形種種禍根都是因

我而起。幸虧目前還有法可救。不然我這不孝之罪。真是百身莫贖了。但是這千年紅是你傳家至寶。你當年自願拚着一死以殉此物。如今却爲了我們平白地把來捨棄了。也教我父女二人。心下不安。質山道話豈可如此說法。試問我若沒有他老人家一力救拔。那裏還有今日。我感着他的再造之恩。便是赴湯蹈火。要將我的性命去換得他的命來。也誓不破眉。何況這支千年紅究竟是身外之物。事已至此。我若再存了吝惜之心。坐視他老人家受苦。那簡直不成。其爲人了。儀瑛聽到此處。一言不發。霍地立起身來。向質山雙膝跪下去。慌得質山還禮不迭。雨亭捉進陸冤監獄裏去。糊裏糊塗關了幾天也不。

曾審訊過一次忽然又放出來了真弄得莫名其妙。出獄以後纔備知底細自然要深恨那洪將軍和魏

海人但也無可奈何祇是對於質山却於愛護器重而外又加了一重感激當下便又定了一個主見想將儀瑛嫁給質山兩下結了婚姻便更成了一家骨肉了他先把這層意思和儀瑛說知問他贊成不贊成儀瑛此時深感着質山救了他的老父那有個不願意的道理於是不多幾時質山和儀瑛便結了婚雨亭自是心中歡喜但既鬧了前次的風潮總覺得這個地方住着不大穩妥還怕這洪將軍對他再生枝節狠想避地爲安可是自己的商店家業都在此處又不容易遷移心中正有些惴惴不安恰巧這洪

將軍奉着政府的命令調往山東去了雨亭便又放下了一條心。

＊＊＊＊＊

光陰迅速眨眼眼已是十年徐雨亭也早故世了親族中並沒什麼子姪便由質山承襲了他的遺產將

營業漸漸的擴大了便是京滬各處也時常來往這一年質山正在北京有些勾當便耽擱了好幾個月

一天午後他偶然閒着無事就獨自一人去逛天橋先在落子館中聽了一回大鼓覺得沒甚意味便出來信着脚步隨意閒走恰巧走過一個荒貨攤面前見攤上擺着許多舊玉器質山常聽人說這些荒貨攤上祇要眼光看得準有時狠買得着好貨當下便

隨意揀了幾樣看着却是看來看去都不中意那攤主便道先生若要好玉器我這裏倒有一樣狠別緻的東西祇是價錢貴些質山道你若有好東西儘管拿出來給我看價錢倒不在乎攤主道這好了當下便將一隻小箱子打開來從箱子裏面拿出一個狼骯髒的布袋來又在布袋裏面摸出一件東西來遞結質山質山接在手中一看猛吃一驚幾乎喊出啊呀來又仔細的看了幾遍纔問道你這件東西要賣多少錢攤主道價錢也並不狠貴祇要有六塊錢我就賣了不知你老先生肯出這個價錢不肯若是找不着一個主顧祇要不貼本我也就胡亂將他出

脫了就算了質山聞言且不還價忙又問道六塊錢不貴我准買就是了但你可能告訴我這東西是從那裏來的攤主道從那裏來的我可不知道了不瞞先生說我們做這項生意無非是鷄零狗碎各處去收得來的貨色誰有工夫細細的去問他的來原我這件東西是花了四塊錢從一個窮小子手上買得來的我還記得買這東西的那一天是個冷天我在街上走過恰巧見那人穿着一件破舊不堪的夾衫赤着一雙腳凍得瑟瑟地抖却拿着這件東西向人兜售說是煙癮發作了實在熬不過想賣幾個錢去挑烟吃那些走路的人都不理他是我看見了覺得這東西雕得狠是精細質地也狠勻潤雖然識不

透。他到底。是什麼玉質料。想四塊錢。總還不致吃虧。便買了回來。放在攤上來往的人看的倒狠多。但總沒人肯買。我起初狠想賺幾文。要賣十塊錢。擺了倒有大半年。凡是問過價錢的都說太貴了。不要。我沒法。祇得減價。從十塊慢慢的減到六塊。還是沒人要。到後來。天天放在攤上堆滿了灰塵。我也沒工夫。常去拂拭。他便格外弄得黑暗無光。連問都沒有人同了。我一賭氣。便索性藏了起來。碰着講究買好東西的人。便拿出來給他看看。不然就拚着蝕了四塊錢的老本。留着自「玩玩也好。」質山聽他這樣一說。頓時引起了無限的感慨。便點頭道：這也是註定着。要我來買的。我也不要你減價。依然照你當初的原。

意給你十塊錢。罷說着。便掏出十塊錢一張鈔票來。給了那攤主。攤主喜得眉花眼笑。稱謝不迭。但是質山拿了這件東西。回到寓中。看一會。想一會。竟不知心中是什麼味兒。原來這件東西。並非別樣。便是被洪將軍用強力擺去。和他十年闊別的這支千年紅。不知怎樣又隱却而還復歸原主了。

質山從荒貨攤上買得了千年紅。真是出於意外。但想來想去。總猜不出這支千年紅既入了洪。車之手。怎會依舊流落到外邊來。倒成了一個大的疑問了。他要解釋這個疑問。便想探聽這洪將軍到了山東以後。這十年之中。到底是怎樣一個情況。有時偶然問問人家。都說這洪將軍在幾年前。早已解甲。

歸田了。至於他因何解甲歸田以後又是怎樣的結果。却沒有人知道。質山探聽了好久總得不着底細。也就罷了。一天質山恰巧赴一個友人的宴會。和一個老者同席。聽他說話。純是山東口音。而且十分健談。和同席的人在那裏談論時事。好像對於地方這些軍閥的歷史都狠熟悉。質山便有意和他攀談。纔知這人姓馬。號雪豪。原是山東人。從前在山東辦過報。又曾做過上海各報的通訊員。如今却在內務部中當差。質山便問他道。先生既是山東人。又熟於軍政兩界的情形。可知道從前有位從浙江調任到山東的洪將軍。他去職以後。景況是怎樣了。雪豪道。老兄何以忽然問起。他是否和他沾着什麼親故。質山

忙道。我和他絕無親故。並且也沒見過面。祇因我是浙江人。他在浙江當過多年的軍官。所以偶爾問起。不過是閒談而已。也並非真要探聽他的下落。雪豪便點點頭笑道。若要探聽他去職以後的下落。便連我也不知道。祇是他去職的原因。倒狠滑稽。橫豎此地除了陳先生是初會以外。其餘都是熟人。不妨就和諸位談談。倒是很好的下酒資料哩。洪將軍這人原狠有些勢力。到山東的時候。又正在風頭上。却如何會忽然解職。這件事簡單說起來。便是得罪了賈老帥。賈老帥是個軍閥的首領。又是洪將軍的老師。他怎會得罪起老帥來呢。這就教作妙不可言了。原來洪將軍家中有一件狠值錢的寶貝。是什麼玉雕。

千年紅……質山聽到這裏忍不住冲口問道這千年紅怎樣他是不是從這上面鬧了什麼話柄雪豪道老兄爲何這般性急凡事總有個來因去果且讓我來慢慢地說給你聽這支千年紅據人傳說或是從別人那裏硬奪得來的但是此中細情我們不能知道也就無從斷定了如今且說他這支千年紅不知怎樣又被這位賈老帥賞識了他和賈老帥交情原頗密切兩家眷屬平時也常來往大約这支千年紅是被賈老帥的內眷在他家中看見了回去在老帥面前稱說了許多好處所以將那老帥也說動了心便和洪將軍說要借來看看洪將軍便親自送去老帥一看也極口稱讚留着賞玩了幾天便依舊還是

了洪將軍但是洪將軍却從此已定下了一個計較了過了幾時恰巧賈老帥做六十整壽各處送來的禮都是窮奢極侈十分華麗賈老帥却都不放在心上專注意於洪將軍送的東西洪將軍送的是什麼呢便是這支千年紅賈老帥想不到洪將軍首將這件寶貝就此割愛送給了他覺得滿心歡喜當下便在酒席筵前拿出來給那些賓客傳觀那些賓客自然個個讚美洪將軍也在座他臉上頓時平添了許多光彩心中說不盡的高興誰知這個當兒偏偏冤家路窄又有人出來破壞就此掀起了絕大的風波此人便是那賈老帥平日最親信的許師長那師長是平日和洪將軍意見狠深大約也是爲了在考帥

面前彼此爭寵纔鬧起醋勁來了。那許師長有一樁特別的本事，是會識古董。如今聽老帥將洪將軍這支千年紅說得天花亂墜，他便等大家都看過了。又獨自一人拿在手中仔細端詳了一會，忽然迴過頭來，望着洪將軍高聲說道：請問老哥，這件寶物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好處？洪將軍巴不得這一句，又好在人前賣弄，連忙說道：這支千年紅，生成有一樁特點，無論你拿什麼東西去捶，他決不會有絲毫傷損。這是尋常玉質所沒有的。許師長聽了，陡然冷笑了。一聲道：我看老哥休得誇口。依我說，這件東西非但算不得什麼寶貝，而且並非玉質，簡直是一種假貨。老哥拿來當一份重禮送給老帥，大約也是受了旁人。

的騙了他。這番話不但洪將軍聽了要直跳起來，便是賈老帥以及滿堂賓客，也都不肯相信，以爲他是言之過甚。當下那洪將軍便氣忿忿地說道：許大人，你到底憑什麼地方可以斷定他是假造的？古董許師長道：是真是假，我們口說無憑，祇要一試驗就知道了。你方纔說這支千年紅任用何物捶打，都不會碎。這句話就顯見不確。我如今可以斷得定這件東西，簡直極鬆極脆。說着便在席上拿起一柄銀匙來，揚在手裏說道：不必真用什麼鐵鎚，便是這樣一柄小小銀匙，也可以將他擊成粉碎。倘然擊碎了，大家不怪我鹵莽，就何妨一試？洪將軍便嚷道：你就快試。果然擊碎了，決不怪你。如果不碎，那時我再向你說。

話許師長又笑了一笑。拿起銀匙來向這支千年紅上祇輕輕敲了一下。那花莖便頓時斷了。許師長索性將他放在桌上。又用銀匙一陣亂敲。說也奇怪。竟整整的一支千年紅敲成了一堆粉屑。許師長便停了手。笑嘻嘻地問着洪將軍道：「何如？」這是最近造假古董的人新近發現的一種石質。也有各種顏色。并且很容易雕琢。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照樣雕成。雕成之後。一經修飾。便像上好的玉質一般粗心的人再也看不出其實原質極不堅牢。一碰就碎。總之祇可以欺外行。就是那裏能逃得過內家的眼光。這幾句話。將洪將軍說得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那時却惱怒了賈老帥。立刻變了臉色。對洪將軍說：

道：「你和我開這個玩笑。未免太開得利害了。你那支千年紅。我曾經照你的话親手試過。拿着一柄小鎗。用力敲了幾下。却沒有傷動分毫。怎麼狠堅固的東西。今天忽然會變成這般鬆脆顯得是假貨。但這東西原是你的。我又不曾和你硬要。狠不犯着弄這個玄虛。拿假貨來騙我。如今鬧穿了。你也沒意思。我也掃興。真是何苦。洪將軍忙道：「門生怎敢拿假貨來。欺騙老師。祇怕是一時疏忽。被別人掉了包去。待門生回去細細的查察。一定要將那支真千年紅追出來。再送到老師這裏來請罪。此時還望老師格外原諒。不要生氣。任是他這樣分辨。賈老帥祇是搖頭不肯。相信還是旁邊人勸解了一番。大家纔重行入席。

千 红

一四

洪將軍却沒有這臉面再在席上飲酒就趁便溜了回來。一到自己署中就虎吼似的搶入他姨太太房內。姨太太不知就裏正笑吟吟的迎上前來不防湊個正着。劈拍一聲臉上早挨了一巴掌。洪將軍一面打一面就指着他罵道：「把你這賤骨頭！」我那支千年紅向來是你收着的。前天拿出來裝匣子也是你親手交付我的。怎麼到了老帥那裏忽然變成假的了？我祇問你到底是出的什麼花樣？姨太太這時臉上似乎狠露着驚慌的樣子却依舊狠響亮的說道：「怎麼好好的東西會變成假貨了？」你話又不說明白。就這樣糊裏糊塗的將人亂打便打死了也不中用。洪將軍道：「你還裝糊塗麼？」當下便將適纔許師長動。

手試驗將千年紅敲得粉碎的那番情形說給他聽。姨太太聽罷便叫起撞天屈來說：「你枉自做官怎麼連個情理都不詳察？我已經跟了你這許多年了。難道還安着什麼壞心要來坑害你？就算我心愛着這支千年紅不肯讓你送人也可以明說何必將真的藏起來另用假貨騙你教你丟臉？再說我一天到晚躲在署裏輕易也不出去便要造假貨又從那裏去了呢？據我想來這件事一定景被下人們或是裝盒子的店家做了手脚如何放着他們不問倒來吃住乎？」狠有道理。當下還不肯信。又逼着那姨太太將房中箱匱都打開來由他親自動手細細的搜檢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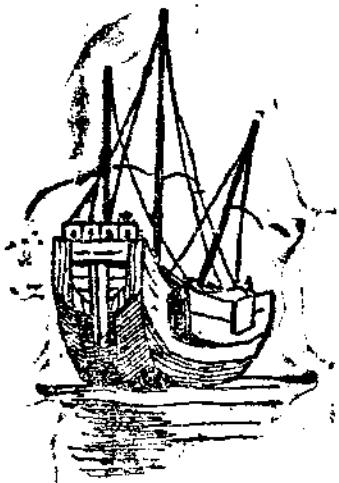
遍那裏還有什麼千年紅的影子。那姨太太便又撒嬌撒癡和他大鬧。洪將軍被他鬧得沒了主意，便頗急，又和他再三商量，纔得了一個計較，是另外託人倒勸慰了他一番，又忙着出去傳令教將那送禮的家人和那裝配紅木盒子的店家押起來聽候訊問。說也可笑，照這樣鬧了一天，誰知當天夜裏，他這位姨太太便突然失蹤了。他纔知事有蹊蹺，連忙把那家人和店家也放了。祇好置諸不問。後來還是用了偵探慢慢地訪查出來，原來他那位姨太太在南邊原有個相好，常瞞了洪將軍，彼此幹着秘密交涉這個相好，新近又到山東來尋那姨太太。姨太太暗自送了他許多錢，又把這支千年紅也給了他，不防這位洪將軍忽然要拿這千年紅來送壽禮了。姨太太

便要和那相好索還，那相好執意不肯。姨太太着了急，又和他再三商量，纔得了一個計較，是另外託一家慣做假貨的玉器店裏造了這假的來，據塞這些話，還是那偵探用了方法，從玉器店裏去探聽得來的。可是姨太太和那相好早已遠走高飛，無從弋獲了。洪將軍這時真如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斷不好意思，將這種實況去對賈老帥說。那賈老帥又是一個局量褊淺的人，祇認定洪將軍是自己有意騙他，結果洪將軍便連位置都不能保。聽說他解職回籍之後，還氣出一場大病來哩。這段趣史，當時知道的人也着實不少。祇是迫於軍閥的威力，不敢在報紙上披露，所以沒有傳播……馬老先生這番話，在別

人聽了。不過和聽講故事一般覺得狠有趣味罷了。
質山聽着却又有一種特殊的感想。一時不好明言。
祇暗暗地慨歎着。

質山經了種種的感觸便覺得這支千年紅居然頗倒了許多人發生了許多事變也算得是個不祥之物。若非想一個極好的法子把他利用起來祇怕越是深藏固守越容易惹尤招晦……同時他又慨念到自己當年流落全是小時節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緣故看來這兒童教育是決不可緩的……他到後來又將以上兩種思想合併研究起來纔定下了。一個主見說要辦一所小學校校中的開辦費和常年經費由自己獨力擔任却另將這支千年紅拍賣。

了。作爲全校的基本金他先將這個主意和儀瑛商量。儀瑛也竭力贊成他當下便照此說法在各日報上登了一條啓事居然引起了一位富翁的注意。肯出資一萬元將這支千年紅買去却也並不作爲私人的玩好品特地送到寶物陳列所裏面去陳列着以供羣衆的瞻仰當時很有許多人做了詩歌刊在報紙上讚歎着這件事情講到質山得了這一萬元便趕緊將這所小學興辦起來他的校名叫作「春暉小學」也依舊是不忘他父親的意思至於徽上面繡着千年紅各處也陳列着千年紅那當然是因爲這所小學是因千年紅而產生的便以千年紅爲永久的紀念品了。



紅蓮花與紅雜誌

繆賊
菌

烟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紅蓮花開矣。手執一編紅雜誌。魔催去。笑顏開。紅雜誌出版矣。值溽暑。侵人揮汗如雨之時。觀紅蓮花。讀紅雜誌。香沁心脾。無異入清涼世界。所謂兩美具。二難並也。然樊腰素口。雖各有其長。燕瘦環肥。雖各臻其美。而隋珠秦璧。價值不同。桂馥蘭香。軒輊有別。不可一一爲之比較也。

(一) 紅蓮花之色與紅雜誌之色。映日荷花別樣紅。紅蓮花之紅。既云別樣。非尋常之紅所能比擬矣。然紅雜誌之封面。畫每期不同。陸離光怪。燦爛鮮妍。紅雜誌之文字。愈出愈奇。如燃溫螭之犀。如懸奏宮之鏡。光芒萬丈。炫耀人目。故紅雜誌之色。實勝於紅蓮花之色也。

(二) 紅蓮花之香與紅雜誌之香。十里荷花野店。

紅蓮花與紅雜誌

二

香。紅蓮花之香也。然必十里荷花始覺芬芳馥郁。而紅雜誌則無篇不香。無字不香。心清聞妙香。一篇在手。幽香自生。故紅雜誌之香勝於紅蓮花之香也。

(三)紅蓮花之潔與紅雜誌之潔。出污泥而不染。

蓮花之君子者也。惟其品行之潔。固有君子之稱。而紅雜誌則無黨派之關係。無攻訐之作用。怡情悅性。足稱君子之名。消虛遣愁。深得雅人之好。既孤標以自潔。不同流而合污。故紅雜誌之潔同於紅蓮花之潔也。

(五)紅蓮花之精神與紅雜誌之精神。碧葉喜翻。風紅英宜照日。紅蓮花之精神也。而紅雜誌則聚海內之文人小說家之精神。以爲精神。故紅雜誌之精神又勝於紅蓮花之精神矣。

就以上之比較觀之。紅雜誌之美固勝於紅蓮花矣。且一年四季紅蓮花只揚鬪於一時。而紅雜誌則每星期必吐幽香。發奇豔。一年之中四時不謝也。此其所以受社會之歡迎歟。

(四)紅蓮花之味與紅雜誌之味。魏正始中鄭公慧取大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傳吸之。名碧筍杯。(雞跖集)吾鄉夏日亦以荷瓣蘸米粉。炸油食。



眞吳謬

威飯牛

亞父

上方山借陰債還弗清。

元妙觀十八景一人推得倒萬人吃了。(指大石碑)

南濠綵子北濠燈。

懊惱黃石橋。

赤腳荷花塘。

三月念八龍燈山大男小女一

淘來。

獅子回頭望虎邱。

陽山萬丈高弗及穹窿半接腰。

明瞭今以真正吳謬不出一府

金闔門銀胥門冷水盤門。
南塘鷄頭北塘藕。

九縣者彙記於右亦愛慕吳門觀音山翻范墳。

真吳謬

趙蹄陸鴨方羊肉。

(謂趙元章薦
蹄子、陸稿薦醬鴨、方阿寶燒羊肉、

中街路口個鬼揀善人迷。

專諸巷裏眼鏡對光。

吳趨坊口看會老等。

(前清上元

中元下元有城隍神三節會、吳趨
坊爲必經之路。)

寒山寺裏鐘懷惱來。

先有寒山寺、後有姑蘇城。

胥門牛王廟裏董事。

西園去看娘舅。

黃埭香瓜。

橫涇掃帚。

用直人弗直、一半烏龜一半賊。

溝虎豹犀象夾只牛。

七里山塘到虎邱。

楓橋打聽米價。

蘇州人殺半價。

蘇州人一窩蜂。

五人之墓斜對過九都十三圖。

晒殺龍燈山。
關上二小姐。

戚子卿家小二。(家字作駕)

戚總管篤殺脫子爺、六神無主。

七塔八幢九饅頭。

(饅頭浴堂也。)

蔣家裏租米上臘浪。

陸墓鄉紳瓦考爺。

彭宋潘韓夾家周。五湖四海夾條。

葑門老鄉紳。

七里山塘到虎邱。

溝虎豹犀象夾只牛。

張廣柳毅看桃花。

西新橋纏子雙擋。

五人之墓斜對過九都十三圖。



愛的面片

馬二·先·生·

(一) 革命式的婚姻

國永本來就要寫信給他父母要退他在家時由父親與他訂的李家的婚。不過他知道他父母一定是不會答應的。而自己也又不會尋得一個女朋友。所以終是遲遲的沒有寫信請父母退婚的勇氣。及至他認識了淑珍之後。他便覺得自己已經得了一個很好的女朋友了。只等探得淑珍對於自己的同意。便立刻寫掛號信回家請父母退婚。

國永本來就要寫信給他父母要退他在家時由父親與他訂的李家的婚。不過他知道他父母一定是不會答應的。而自己也又不會尋得一個女朋友。所以終是遲遲的沒有寫信請父母退婚的勇氣。及至他認識了淑珍之後。他便覺得自己已經得了一個很好的女朋友了。只等探得淑珍對於自己的同意。便立刻寫掛號信回家請父母退婚。

他覺得淑珍的美真是說不完的容貌。性情無一不趁心。又想到自由戀愛的好處。使他得了這樣好的一個女朋友。因此他每天的生活都沉浸在愉快中間。

又過了一月之後。國永看見淑珍所交平時的談話裏知道她是傾向新思潮的男朋友也不是自己一個雖然和自

片面的戀愛

二

己要好些保不定別人先向他求了婚自己還不知道呢於是他就忍不住了這天又遇着星期他便約了淑珍到寶記像館去照像照了像又約到一品香去聚餐他想在席上便說出自己求婚的意思好在淑珍不但願意同他照像並且說話也是極其甜蜜差不多只等他來求婚一樣。

國永聽了這幾句話差不多要喜歡得狂跳起來忙把濃紅的臉堆上說不出的笑容說道「淑珍我也知道你的我昨天已經寫信給我的父母了我請我的父母允許我同你在一塊兒」這幾句話說的極快並且望着淑珍淑珍笑着說「你……」却又不說了彷彿是有些害羞忙起身去吐痰。

他們把西餐吃了一半國永下了幾次勇敢才吞吞吐吐的說道「淑珍我相信我們……感情算是再好沒有了不過……我很希望你能……我能同你永遠都在一塊兒……但是淑珍我們剛才認識四五個月我說這樣的話你不見怪我麼」他說的時時不取十分瞧着淑珍只一面在吃那一盤魚一

面說了出來。

園在池邊柳樹下坐了。兩人又談起心來。國永手裏一隻戒指在吃西餐時坐得稍遠。沒有給淑珍戴上。

這時兩人坐在一張椅上。他想給她戴上時。又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他繞了許多圈子。才又說到求親的事。並且說父母一定能允許。淑珍俯視着池水。在微微的笑。國永便去牽着他的手。慢慢給他把自己的戒指套上。自己心裏却忐忑不已。淑珍照規矩笑着。

(二) 共同的生活

掛號信的來回。在國永算起來。只要十天。但是他寄回家的信已經十二天了。還沒有一點影響。本來照他平時與別人討論婚姻問題的主張。只是自己作主。那裏還要問父母。不過他的家庭。他是知道的。假

唱着別處。直到國永把他手背吻了一下。他還是不轉睛不側聲的。

天已經黑了。月兒從柳梢伸出頭兒。望着他們微笑。池水被微風蕩動。也起了一些縹紋。月光在池裏也一閃一閃的。耀着眼光。青蛙也奏出了愉樂的音調。他們都融化在愛情與自然的中間了。

如與父母相攻擊。自己只有餓死的還能安逸的讀書。麼還能用許多錢來交女朋友麼。所以他必定要向父母說明與淑珍訂婚的事。與乎請李家退婚的事。

片面的戀愛

片 面 的 戀 愛

四

他手邊存的錢已經不多。信裏也帶着請再兌一千個朋友把信給他們看了。朋友們也替他大罵。他父親來預備好與淑珍同居。所以他朝夕只望回信。

到十四天的早晨得了一封快信並且很薄。他知道這是沒有錢的。忙拆開看時只見上面寫道。

「永兒見字來信閱後氣結欲死。想我家世代書香爲何出此敗類。現暑假已近試驗後火速歸家。完婚（李家已來催促數四）所云兌款尤深詫異。前月曾有千元寄汝。何一月未滿便又索寄不知在外所作何事。今與汝約當不違父命者。卽與汝斷絕關係。行期定後自有路費兌來父字。」

國永萬不想自己寫了二十幾篇的大議論信才得了一張挨罵的回函。當時氣得要死。便去尋了兩三

個朋友把信給他們看了。朋友們也替他大罵。他父親不是人。舊得要死。便替他想法叫他不必和父親商量。只直接與李家寫信去退婚。豈不乾淨。他想這倒是很好的主意。便馬上回去寫了十幾篇信紙。痛說舊婚姻之害。自己只有直接來宣布退婚。這是給他岳父寫的。又另外與他叔伯的五哥寫封長信。請完婚（李家已來催促數四）所云兌款尤深詫異。他代在父母面前說項。自己佈置好了。又向各朋友借了九百塊錢。約了淑珍同在法界租了房子過起共同生活來。

實則共同生活的第一天。各朋友都來與他賀喜。也有許多不齒他的朋友。在學校裏痛罵他——但他總覺得這是自己的幸福日子開始了。

(三) 哭笑兩難

不久國永得了父親的掛號信。先罵了他三大篇。又說起李家既已決定退婚，家門的面子已經掃淨等話，又叫他火速回來自由結婚的事仍是不准。他那時正在愛情結晶的中間，看了這封信不覺大哭。便立刻回了一封信，說自己業已與淑珍訂婚，朋友借了兩千元為婚費。父親若不兌錢來時，朋友們要直接到家鄉來索。

(四) 祇是你的朋友

已經有幾個月，國永不接父母的信了。自己也有些怕。父母當真不管自己一面寫快信回去。一面又向

來。有的說常常看見他與人一道吃西餐、看影戲。有的說他從前已經和別人訂過兩次婚了。有的還說可以尋出他和別人訂婚的像片來。

國永聽見這些話，拿淑珍平時對他的情形看來，便證明這些話都是假話。於是不但不信並且連這幾個同學也因恨成仇了。

因為國永相信淑珍無論什麼事都會預先同自己說過的。

朋友借錢，因為他借的錢又將要用完了。朋友們也知道他父親是他家鄉第一個富翁，所以也很放心。

片面的戀愛

他時時替他借錢

這一天國永接着他母親的信。是他五哥代筆寫的。給他匯了一千元來說他父親頭兩月氣得要死。後來經母親解說現在已經好了叫他好好用功。年假仍要回家一次。他看後很是高興。他萬不料他母親還能替他解說。趕急回了信。又到銀行去取了錢。把朋友的借款只還了向他索過的三百元。其餘的並不曾還。只一起交與淑珍管着。

這時已經入冬了。忽然淑珍的同伴要約他到西湖去。便與國永說了。國永要去時。淑珍又說女同學太多了。不甚方便。要去待春天再去。國永只得任淑珍去了。

自然同居慣了。淑珍走後的國永是有些相思的好。在淑珍說的不到一星期就要回來。但是允許他的。一天一封信。却三天還沒有一封信。

到第四天的午後。國永無聊萬分的時候。郵差送到一封掛號信。信上的交信地名。與乎郵政的戳記上的一個地名。都是自己不知道的。當時國永因見是淑珍的信。喜歡極了也顧不得看別的。只和信封接了一個吻。便用手撕開。輕輕扯出一張夫式紙。用鋼筆寫的信來。只見上面寫道。

『我親愛的朋友——國永。現在我要和你別了。你的家庭環境都不允許你和我結婚。而你要免強。與我結婚。所以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雖然我。

們。結。婚。這。麼。久。我。還。是。要。忍。心。和。你。永。別。在。一。月。
前。我。知。你。不。能。作。我。的。終。身。的。朋。友。所。以。我。又。和。
密。司。脫。李。文。清。相。愛。現。在。我。同。他。走。了。打。算。到。北。
京。去。有。了一。定。地。點。再。給。你。通。信。我。希。望。你。仍。
回。家。去。完。婚。不。要。還。在。上。海。流。蕩。至。於。放。在。我。這。
裏。的。錢。我。因。爲。需。用。他。所。以。帶。了。去。你。家。裏。有。錢。

絕。不。會。需。此。小。數。還。有。一。層。就。是。我。們。雖。然。離。別。
了。我。們。的。友。誼。仍。然。存。在。我。認。爲。你。是。我。的。好。明。
友。想。來。你。也。是。這。樣。的。至。於。我。的。不。是。的。地。方。望。
你。千。萬。要。饒。恕。我。即。此。祝。你。

進步

你的朋友淑珍上

草吟園材

江唐泉渡

落拓青衫發浩歌。武林風景雨中多。行船欲渡已難得。正上潮頭可奈何。

舉首遙聞古寺鐘。晚來江上繪晴容。城隍山角雷峯塔。夕照細看第幾峯。

不著一字之小說

春·夢·

？○○，□□□□！

？者問號也。問這是甚麼一回事。之關係而產生出孩童也。

□□□□者不可說也。凡不可說之話皆用□□以代之。此處謂有

•者陽也。

•者陰也。父言此不過是一陰一不可言之苦衷也。

陽之關係也。

•者像蝌蚪之形也。蝌蚪者幼蛙之一歎而已。

•者陰也。父言此處借用則爲孩童謂因。

明 說



合而讀之如下。這是甚麼一回事。原來這是陰陽的關係。因此關係便產生出一個小孩。從此便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衷。後來的結局。只不過歎了一口氣道唉。



蟲

謠

施濟羣

(一) 百孔千瘡 蟻蠶 喻貧民也

百孔千瘡。百孔千瘡。貧民之苦。苦難當終日。勤勤無休息。只爲區區幾孔方。一家八口均須養。七件何能缺。一椿薪桂米珠。從古說而今。物價更高翔。所以是一日三餐常欠缺。最難堪。
嗷嗷待哺。幾兒郎雀。既窮真無計。褲子衫盡當光。自身枵腹尙易過。還有那蕭蕭白髮。一高堂。沒奈何。賣兒鬻女過時光。

(二) 硬打硬撞 蒼蠅 喻游民也

硬打硬撞。硬打硬撞。貧民無業。恣遊蕩。既爲青蚨難到手。只得敲敲小竹櫃。恨只恨大腹便便。資本家不肯來。把實業創工廠。宏開職業多游民。一一可安放。情願投資交易。所好一似。

把百萬金錢去墳了黃浦江

(三) 飛簷走壁 蟑虱 喻小偷也

飛檐走壁。飛檐走壁。貧民做了小竊。東家偷些銅。西家偷些錫。當當賣賣。暫時救救急。一旦破獲。身犯法律。自作之孽。死無足惜。

(四) 明火執仗 蚊子 喻強徒也

明火執仗。明火執仗。東去打劫。西去強搶。擄得金銀財物。便爾高飛遠颺。倘然刀傷事主。難逃法網。高張到後來。罪狀證明。游街市。鐵索鎗。唱二簧。免不了西炮臺邊吃一槍。

(五) 坐地分贓 臭虫 喻盜魁也

坐地分贓。坐地分贓。樂莫樂兮。強盜王。大斗金銀。大碗酒。綾羅綵匹。做衣裳。倘然官兵圍緊。急洋票何妨。挪幾張往返。山村開會議。不管國家亡不亡。先要百萬金銀來贖票。招安兩字。再商量。山中兄弟編成旅。咱老子起碼要做一旅長。本來兵匪不易分清濁。而今軍隊即強。梁苦只苦吾民。常在刀砧上。

馮婕妤當熊彈詞

許舜屏



春光明媚百花開。御苑風和暖色催。
楊柳旌旗饒一色。上林校獵六飛迴。
漢帝在位天下承平。稱爲盛世時當
春日。漢帝駕臨御園遊覽。
天家園囿不同常。景物暄妍百草芳。

詔光亭臺池沼紛紛列。阿閣三層。
瑣鳳凰屈計四圍數十里。千門萬戶。
擬阿房參差林木森森列。榆柳梨桃列數行。
異獸珍禽來絕域。或資競走或翶翔。
那時聖駕到來。但見他。
昔日相如曾作賦。上林風景說端詳。
選取名花兼異卉。桃紅柳綠競。

馮婕妤當熊彈詞

馮婕妤當熊彈詞

二

有的是持弓挾矢隨鑾駕。有的是荷戟持槍列兩旁。有的是先驅躍馬清塵路。有的是扈蹕隨行在後方。宮扇雙雙開雉尾。御爐對對爇沈香。漢家天子威儀重。專制君王迥異。常百官宮女咸趨侍。威嚴孰敢逞。強梁。

那時漢帝正左顧右盼。衷懷娛樂。忽有一人熊越檻而出。直向御座撲來。兩旁衛士咸驚絕。倉猝無從禦獸。來弓矢。一時難遽放。空拳怎敵虎狼。來材。此時情勢殊危殆。誰是輕生救。江湖別有奇聞在。且請諸君讀下回。

主災。一羣女侍尤驚恐。紅粉無顏。色轉灰。忽有才人馮氏女。婕妤名。位本非卑。忽然遽向人中出。當階立定不延挨。身衛至尊甘犯險。一時胆智勝同儕。人熊攀檻將思上。忽見人來勢漸摧。力士紛拏齊舉手。人熊就獲在塵埃。一番驚恐旋消。却全恃紅粧有智謀。帝心愉悦頻稱贊。道是將門之女具全材。多少桓桓貔虎士。不及裙敘勇氣恢。此是古來奇俠女。編將俚句告同儕。

未来的時髦夏衣

未来的時髦夏衣

卓呆

近來上海提倡奢華的店鋪。自從開了什麼先侈公司永華公司以來。婦女們的打扮着實奢華得多了。最奇怪是在夏天往往穿一種半裸體的衣服。雖有衣服穿着。輕薄得異乎尋常。人家看過去宛如看玻璃罩中之物。處處清清楚楚。這大概是麻紗罷。衣服的裏面還故意裝得花花綠綠。



美心術

程瞻廬

鏡月女學校裏的成績。很不容易使人家滿意。國文是幼稚的。科學是殘缺的。人家談到這鏡月女學校誰也不把這頭顱向左右運動。我道諸位別小覲了這鏡月女學校。他們的修身成績可不弱啊。修身注重實踐。不尚虛言。別處學校裏的修身一門。名爲主課。實則不過虛有其名罷了。惟有鏡月女學校裏的生徒。倒有大部份可以實踐。這修身兩個字。他們的成績可以喚做修身的結晶。品要不然怎麼這大部份的生徒都把渾身上下修飾得花花綠綠。紅紅白白。婷婷嫋嫋。齊整整呢。

譬如一件小馬甲。用了極奪目的顏色。再用很顯的邊來滾着。胸口掛一個大金鎖片。在着者的心裏。一定還不滿意。最好是連這一薄層也沒有。那纔稱心了。

我想上海婦女的夏衣。照這麼進步下去。我們就大可想像數年之後了。數年之後。流行些何等樣的夏衣。可以預料如下。

錦鴛鴦。名目繁多。實在不可勝舉。總而言之。無非在這修身功夫上。爭奇鬪勝罷了。可是爭來鬭去。總不能壓服這蝴蝶黨。所以蝴蝶黨裏的五個姊姊。在校中。很有一種特殊勢力。蝴蝶黨的領袖張巧珍。好算得修身之王。張巧珍一到學校。百十條的視線。打夥結伴般的。都向他身上飛來。張巧珍的一肌一容。一顰一笑。一衣一履。一巾一帶。都算得修身上的大好模範。只消他創造一種新裝束。人家見了。忙不迭的都去附和他。服從他摹仿他。可是他有一種特別的脾氣。

明的女子。發明一種最進步的夏衣。這夏衣不用裁縫製成。是由畫師製的。材料也不是織物。是水彩畫的顏料。怎麼辦法呢。

穿衣人要打扮時。先將身上脫得一絲不掛。單穿一雙鞋子。然後叫畫師用水彩畫顏料。在伊皮膚上畫一件衣服。什麼花頭。自然可以每天更換。選最時髦的點畫好了。顏料宜薄施。不可過分塗得厚。到外面可以風涼一點。自己要露的地方。不妨顏料淡些。要隱的地方。不妨顏料濃些。夜裏

他知道自己的裝束。差不多成了學校裏的模範裝束。想出一種新花樣。不愁人家不跟着他走。要是人家跟着他走。他又把花樣變換了。人家忙忙的跟着他變換。他又把變換的花樣重行變換了。人家也只得忙忙的跟着他重行變換摹仿的。只管摹仿變換的。只管變換衣服。不必說便是頭上的青絲。也不知變換了多少花樣。使那一般富於摹仿性的鬧得腳亂手忙。變換不迭。他把青絲烙作螺旋形。人家便跟着他烙作螺旋形。他的花樣便變了。又把青絲烙作波折形。人家便跟着他烙作波折形。他的花樣又變了。回復原狀。絲絲都作垂直形。至於腦後的髮髻。更是花樣百出。忽而長愛司髻。忽而扁愛司髻。忽而複式的愛司髻。人家跟得快。他便變換得快。似這般的轉移風氣。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學校裏喚做蝴蝶化。除此以後。還有甚麼鳳凰化。鸚鵡化。鴛鴦化。然而都不及蝴蝶化的魔力偉。

回去後洗了一個浴。明天可以重畫新衣。不過在外面看見天將下雨。那

必須當心些。躲避着纔是一經雨水。

身上便容易變成本色衣服咧。到那時畫師的生意忙得不得了。一家公館中總要包着三四個。一個姨太太出門。背面總要隨身帶一個畫師。萬一伊背心上出了汗。走了油。衣服有些破。可以立刻叫他修補了。

這種現像。照目下的情形推測起來。

大約不久就可實現。最好要請美術學校裏開一班「人身裝飾畫」班。招

大所以論到修身之王只有張巧珍可以當之無愧。做那學校裏的頭兒腦兒尖兒頂兒。

沈鳳美楊美麗趙桂芳陸琴仙都和張巧珍聯絡一氣。算得張巧珍的四大金剛。一切裝束入同小異。鳳美的色彩濃厚一些。便喚做彩蝴蝶。美麗的金銀氣太重。喚做金蝴蝶。桂芳偏重珠寶氣。喚做珠蝴蝶。琴仙注重歐化。一方面喚做洋板蝴蝶。然而總不及張巧珍的花蝶。百出除却這隻花蝴蝶誰配做那蝴蝶黨的領袖呢。然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衆人裏面崇拜張巧珍的果然很多。反對張巧珍的却也不少。在這當兒。便有一部份的學生組織一個椎髻黨表示抵制。甚麼喚做椎髻黨。他們的黨義只是提倡節儉效法孟光椎髻的意思。椎髻二字也是借用不能十分拘泥。要是真個和鐵椎一般那麼躺在牀上。豈不把繡花枕頭鑽個透明窟窿。椎髻黨裏的黨員頭上。

這麼四五千個學生。畢業後纔夠應用啊。

餐風錄

寄塵

吾自去冬至今春。曾有囑雪浴日二
錄之作。光陰倏忽。又屆長夏。適學校
放暑假。暇晷較多。終日惟高臥北窗。
聽蟬聲唱午興之所至。隨筆書此題。
曰餐風。亦囑雪浴日之意也。

朋友中有託我代撰聯語者。余輒以
奇特之句應之。近撰贈某醫院一聯。

云愛人如愛己。醫國先醫民。見者頗以爲可。某君字智仁。七十壽。友人囑

余撰聯爲祝。余舉論語中成句爲上聯。曰：智者樂。仁者壽。但沈思片刻。不得下。聯友人促之。余曰：下聯之下半。可云：古來稀。但上半尚缺三字。今方沈吟未得耳。乃爲汝所促。敗吾興。吾不復能作矣。遂一笑而罷。實則友人卽不相促。吾亦想不出此三字。落得借些下台也。

文戰亦如兵戰。固然要有實力。然亦須出奇制勝。然後百戰不殆。如專恃

跟着敵黨行走呢。還是跟着本黨行走呢。諸位同學姊妹。須得放出眼光。看個真切啊……這便是椎髻黨的一種宣言書。

自從學校裏發現了椎髻黨。拔轔立轔。陸續加入的也有了二三十人。他們爲什麼肯加入呢。一來。矜奇立異。也好使人家另換着一副眼光。二來。實在蝴蝶黨的花樣太多了。跟着他們摹仿。覺得不勝麻煩。還不如簡單一些的好。三來。學生的身家貧富不同。自知財力不及。遠不如走這樸實的路。可以節省糜費。有這三層原因。所以這個椎髻黨。居然在學校裏別樹一幟。蝴蝶化鸚鵡。化鴛鴦。化以外。還加着一種椎髻化。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每逢斜陽影裏。學生散課還家。十停裏面。有七八停。花團錦簇。照得道旁人眼花撩亂。也有二三停。亂頭粗服。不加裝飾。道旁人見了。紛紛詫異。指着說道：「這幾個都不像是女學生的裝束。怎麼也混在時髦女學生裏面行走。」

實力。雖楚霸王亦有大敗之時也。

李太白贈汪倫詩云。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桃花潭在吾邑之西南。吾鄉山水固佳。然桃花潭却非勝境。潭既不深。而桃花亦復無有。

有一亭。顏曰踏歌古岸。其地之著稱於世者。因李白之一詩耳。向讀張繼楓橋夜泊詩而愛之。乃前年至蘇州遊寒山寺。過楓橋。只見市肆數椽。小橋一座。初不見有半株楓樹也。爲之悵然。或曰。君言誤矣。桃花潭安知在。校長汪鏡月女士。本是一位財主人家的少奶奶。只因早年作寡。並無子息。孤鸞別鵠。舉目淒清。沒奈何借這教育事業。消遣他的下半世歲月。這所學校完全是鏡月的個人私款組織而成。所以校裏自有一種特殊的風氣。和其他的女學校情形各別。鏡月的年齡已在四旬左右。兀自打扮得花枝招展。和妙齡女郎一般。人家辦學或者注重樸素。惟有鏡月。則不然。却把富麗兩個字當作校訓。他常向人前誇稱自己的辦學成績。說全校生徒二百人。平均計算每人的身上。至少總有三四兩的赤金首飾。可見學校的信用卓著。所以遠近的體面人家。都把女兒送到這裏來讀書。不比那些寒酸式的女學。的體面人家。都把女兒送到這裏來讀書。不比那些寒酸式的女學。

唐時無桃花。楓橋安知在唐時無楓樹耶。

又相傳李白將之涇縣。邑人汪倫聞之。投以書曰。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先生好遊乎。此地有千樹桃花。李白得書大喜。既至涇。汪倫謂之曰。所謂萬家酒店者。姓萬人所開之酒店也。千樹桃花者。有地名桃花潭也。李白聞言大笑。及將行。賦此詩贈之。而遂流傳爲千古絕唱。汪倫之名。亦與之同不朽矣。據此。則桃花潭不必有桃花。而若汪倫者。則可謂滑稽。

增華他不但不去遏止。反而溫語嘉勉。說這纔合了他辦學的宗旨。外面得了這個消息。紛紛傳說。便把這所鏡月女學校。喚做千金女學校。千金兩個字。妙語雙關。女子本該喚做千金。這是第一層意思。每個學生。有三四兩赤金首飾。那麼三百個學生。合該有一千兩的赤金首飾。了不喚千金喚做甚麼。這是第二層意思。外人對於千金女校的生徒。都存了一個盛妝豔服的成見。現任却見學生隊裏。也有少數人。亂頭粗服。不加裝飾。當然要稱奇道怪。便疑及這少數人。不是千金女學校裏的生徒。這個風聲傳到了校長耳朵裏。却把汪鏡月女士嚇個一跳。暗想這可不得了。甚麼椎髻化天然。美都和本校的宗旨。絕對不能相容。要是由他們這般鬧去。豈不把本校的特別色彩鏟除。一個淨盡。麼。營下便招集了這一輩椎髻化的學生。大的誥誠。一番說在。物質文明的時代。做學生的。合該有一種審美。

之雄矣。

徐枕亞喪偶賦詩數十絕以悼之。以印本一冊寄示。中多佳句。蓋出自至情不期佳而自佳。况枕亞之能文乎。枕亞又手書索余詩爲輓。余草二十八字以慰之。不能算輓詞也。慰枕亞耳。詩云。太上忘情勝有情。吐絲自縛怎麼生。(生字唐人俗語也)我今爲汝開情網。勸汝逍遙網外行。

今春范子烟橋寄書索題其鴟夷謄詩圖。(鴟夷酒器也)余爲題一絕句云。問汝緣何把酒杯。好詩本要酒

的觀念人的一身分作三部講上一部宜研究美容術中一部宜研究美身術下一部宜研究美足術三者完全那人格自然也完全了。你們現在的裝束我見了却是極端反對似這般的亂頭粗服和那三家村的村姑子差不多要是肩頭挑上一副青菜擔或者背上負着一捆亂茅采纔和你們的裝束相配你們穿了這套村姑子的衣服偏偏又不肯挑青菜負茅柴却挾着摩洛哥皮製的金字洋裝書到學校裏來上課非驢非馬不衫不履惹得人家見了犯嘴兒都要笑得歪了衆人聽着大半不好意思面上泛起一朵一朵的紅雲也。有和校長辯論的說我們破除虛偽提倡的是一種天然美專和那沒價值的人工美宣戰校長嗚呼的幾聲冷笑說甚麼喚做天然美我可不知曉難道老天派定你們穿這套粗布衣服纔算是美麼穿了粗布衣服便算得天然美那麼老天因甚又要生這蠶呢桑呢做

餐 風 錄

美 心 術

一〇

相催試看李白驚人句。都是鴟夷釀出來。煙橋得詩亦以一絕答余大意。謂余不飲酒而能爲詩。是可證明詩酒無關云云。余又寄彼一絕云。縱然杯酒不勝傾。大胆吟詩一座驚。曾飲長江千里水。胸中風浪不能平。友人見之。謂余曰。此詩佳則佳矣。然能飲長江千里之水。兄之水量並不小。李余徐徐答曰。兄弟之水量並不小。李白詩云。興來一吸海水盡。彼之水量。

不比余爲更大乎。相與拊掌。然此亦可見作詩者之善說大話。不獨余爲

那種種錦繡衣服的材料呢。有一個學生是沾染新文化的衝口說。道無論粗布衣服錦繡衣服都不是真美。惟有赤裸裸纔是真美。校長啐了一口。道。虧你道出這句荒乎其唐的話來。你說赤裸裸纔是真美。你怎麼不赤裸裸的前來上課。卻要借重這一套衣服。你既借重着一套衣服。便自認赤裸裸不是真美。要穿了衣服纔是真美。那個學生笑了一笑。沒有話說。經此一番訓誡。椎髻黨的旗幟漸漸有些失色。天然美。天然美的呼聲也漸漸的越呼越低。以至不聞聲息。那時的蝴蝶黨。鸚鵡黨。鴛鴦黨。依然旗幟鮮明。興高彩烈。惟有提倡天然美的椎髻黨。完全歸於淘汰。世俗說的天然淘汰。恰應了這句話。真叫做話不虛傳呢。

椎髻黨。無形解散。椎髻黨的份子。便分投在蝴蝶。鸚鵡。鴛鴦。三大黨的旗幟之下。校中諸姊妹。課後餘閒。三三兩兩都在那裏討論些修

然也。惟余下文，胸中風浪不能平。」一句，則有無限感慨矣。

余前著『中國地方文學之一斑』一文，載小說世界。從書籍中尋出粵東西俗字，爲一切字書所不載者。如闔泰、廻等字是也。今讀燕晉察哈爾旅行記，又發見豐鎮（豐鎮爲遼金故土，前清爲廳，屬山西，民國改爲縣，屬察哈爾區域）俗字兩個。其一爲綢，其二爲圖。圖讀若寬，圖讀若廉，意謂堆積物件之空院也。此等俗字，他處想必不少，但不見於記載耳。燕晉也只好各行其化，兩不相妨罷。這一席話，少數的老成學生聽了，把

察哈爾旅行記。爲無錫侯鴻鑑著。民國十年出版。

最近北京之軍閥。雇用乞丐車夫。張公民旗幟。以驅逐總統。論者謂爲一幕滑稽劇。誠哉其滑稽也。按類此之事。在前清割棄台灣時。台灣人亦曾演過一次。據台陽詩話。(台陽詩話。台人王友竹所著也。王本閩人。世居台灣。故爲台灣人。割台後。王甚不平。其所著詩話中多記割台軼事。可稱野史。)云。乙未割地議成。唐中丞幕友陳季同獻改民主國之策。爲獨立。

不住點頭搖腦。深表贊成。然而大部份的學生聽了。便不免譁然。反對起來。都說王淑儀。議論荒謬。達於極點。他生在二十世紀。模樣兒。似乎漂亮。他的腦筋。敢怕還是十六世紀的古董。腦筋。他拒絕這種種美術上的感化力。他便是個梗化的頑民。以後我們別叫他王。淑儀。只叫他一聲。王梗化罷。從此你也喚一聲。王梗化。我也喚一聲。王梗化却把王梗化三個字。叫得怪響。還有感情用事的想聯絡了。王梗化。同志去。把校長。把王梗化。擯逐出校。可是除却拒絕裝飾潮流以外。再也尋不出淑儀的過失。他的學問是很好的。待人接物。也是很溫和的。鴨蛋裏尋不出骨頭也。只索罷了。淑儀見大部分的同學。都和他反對。知道校風如是。沒法可以挽救。從此便抱了一個緘默主義。由他們怎樣混鬧。他只是不贅一詞。況且他的畢業期近。這裏畢了業。便要升學到別處去。好聚好散。犯不上和人家鬭嘴。所以人家喚。

自守計時鄉紳某招募民團數十營，皆烏合之衆。一營兵數報名五百，實不過半。遇統軍檢點，則臨時雇諸途人易軍裝，列應之街上。乞兒爲之一空，而僉官藉以飽其私囊。時人作感事詩有云：「將官欲詐千緡餉，丐子堪爲一日兵。」記者按：雇乞丐以作臨時之兵，其情形抑何可笑而不謂雇乞丐車夫以作公民，其趣劇又復演於今日。而且演於堂堂中華民年之北京城也。每逢亂世，輒多怪現象。然在中國歷史上亂世之怪現象未必

他王梗化他兀自含笑答應犯而不校。彼此便相安無事。直到畢業離校，他不曾和人家破過一次口，翻過一次臉。

淑儀離校以後，校裏再也尋不出一個梗化的人來。那時的張巧珍，差不多成了鏡月女學校裏的一顆明星。他一天不到校，校裏面便暗暗的失却光彩。三天不到校，校裏面便沈沈的黑暗起來。起初蝴蝶、鸚鵡、鴛鴦三大黨，還成個鼎足之勢。後來蝴蝶黨的勢力逐天逐天的膨脹起來。鸚鵡、鴛鴦兩黨漸漸有些招架不住。黨裏的重要份子都傾向到蝴蝶黨的一方面來。蝴蝶黨利用時機，便發展出吸收的手段。曾無幾時，三黨合成了「一黨」。全校生徒純粹的沾受了蝴蝶化。直把這蝴蝶黨領袖張巧珍捧上了三十三天。每逢上課以前，下課以後，總有許多同學姊妹圍着張巧珍講話。和百鳥朝凰一般。張巧珍徘徊顧影，日命不凡。除却天上安琪兒，再也沒有第二個和他。

姑蘇小志

美術

一四

如今日之多耳。

姑蘇小志

牛翁

比。美。他。自。信。美。人。的。三。要。件。一。些。兒。沒。有。欠。缺。容。也。美。到。極。處。身。也。
美。到。極。處。足。也。美。到。極。處。全。校。的。色。彩。都。匯。聚。在。自。己。一。人。身。上。意。
氣。飛。揚。不。可。一。世。張。巧。珍。張。巧。珍。你。可。算。得。天。之。驕。女。了。

王鑒作修蘇州志。題簽曰姑蘇志。
弇州王世貞見之笑曰我不意通
人如此不通姑蘇臺名也以臺名。
而作志名通乎余本莽通人作姑
蘇小志。

陳圓圓梳妝樓

美人關一代興亡所以有傾國傾城
之說明末崑山歌妓陳圓圓天生絕
有事不上課他也打扮得齊齊整整一定到校裏來打了一個照面

今天不到校明天不到校一連六七日張巧珍沒有到校嘆這顆明星竟不照到校裏來麼不但校長着了慌便是全校生徒也都把脖子伸得和絲瓜般的呆呆的只盼這顆明星照到校裏來盼望不到便寫信去催他來校却又不見他的答覆也有人幾次上門去訪他總不會和他會面問他家人時家人只說巧珍有疾在醫院裏養病問害的是甚麼病住在那一處醫院家人又是含糊其詞不肯直說當下諸同學心裏好生疑惑便在校裏開了一個談話會討論這件問題會中有人提議說張巧珍天天到校從來不肯輕易曠課便是有事不上課他也打扮得齊齊整整一定到校裏來打了一個照面

色。雉。舉。冒。辟。疆。公。子。遊。山。塘。見。之。歎。
曰。此。真。美。人。也。嬌。豔。媲。羣。其。美。處。不。
知。從。何。說。起。驚。爲。仙。人。後。歸。平。南。王。
吳。三。桂。寵。專。房。見。機。早。學。道。出。家。爲。
尼。其。流。寓。金。闔。時。築。梳。妝。樓。於。桃。花。
塢。西。盡。頭。三。板。廠。繞。城。帆。影。掩。映。簾。
櫺。清。初。爲。蔣。氏。繡。圃。三。百。年。來。荆。榛。
瓦。礫。誠。如。劉。伯。溫。所。謂。昔。日。之。雕。樑。
畫。棟。今。日。之。敗。井。頽。垣。也。一。片。荒。蕪。
秋。宵。鬼。唱。光。緒。二。十七。年。壬。寅。西。洋。
人。賣。去。改。作。耶。蘇。教。堂。立。桃。塢。中。學。
堂。

方。纔。出。門。而。去。他。是。全。校。的。模。範。他。的。裝。束。是。全。校。的。模。範。裝。束。他。
對。於。裝。束。上。的。指。導。很。是。熱。心。所。以。無。論。上。課。不。上。課。他。總。到。校。裏。
來。一。走。現。在。他。旬。日。不。會。來。校。又。沒。有。信。扎。給。我。們。這。一。定。有。甚。麼。
非。常。變。故。要。不。然。怎。麼。他。家。的。人。藏。頭。露。尾。不。肯。給。我。們。一。個。確。實。
消。息。或。者。家。庭。裏。橫。施。壓。力。很。活。潑。的。張。巧。珍。到。此。已。失。了。自。由。
我。們。爲。着。同。學。份。上。便。該。想。個。方。法。把。他。援。救。出。險。況。且。張。巧。珍。是。
美。的。源。泉。美。的。種。子。美。人。的。標。本。司。美。之。神。的。魂。靈。張。巧。珍。倘。有。三。
長。兩。短。美。術。界。上。便。受。了。一。個。大。大。的。打。擊。很。光。明。很。燦。爛。的。鏡。月。
女。學。校。從。此。鏡。暗。月。沈。滅。盡。多。少。光。彩。張。巧。珍。的。一。身。關。係。這。麼。
重。要。所。以。找。他。開。一。個。急。會。議。用。着。全。體。同。學。的。名。義。要。求。校。長。
把。張。巧。珍。的。老。子。娘。喚。來。限。在。三。天。以。內。把。張。巧。珍。好。好。交。出。照。常。
上。課。要。不。然。我。們。便。激。動。公。憤。打。夥。結。伴。的。趕。過。去。扭。住。張。巧。珍。的。

涉園

蘇城古園林爲滄浪亭五十畝拙政園獅子林五峯園其次則劉氏寒碧山莊蔣氏繡圃涉園在城東新橋巷史所築中有小鬱林觀魚檻浮家泛宅諸勝小小結構頗具匠心咸豐十一年四月城破長髮翼王石達開居之後爲崇明祝氏改作別墅六十年來滄桑夢幻今又改作機工織布局矣

獅子林

元末無錫高士倪元鎮名瓊家資百

老子娘問他一個壓迫青年摧殘美術的重大罪名諸位同學這般辦法可好不好那時一片春雷般的掌聲鼓得怪響大家都贊成這般的辦法正待去請校長過來講話那校長却待邀請氣急敗壞的趕得過來見着諸同學皺眉說道張巧珍的事真個不美有一個學生答道可不是呢張巧珍十天不到校美的程度一落千丈了這真叫做不美呢校長亂搖着頭道不是這般講但願張巧珍一百年不要來校別說十日要是他再到這裏來那便不美不美一百個不美衆人聽說知道事有蹊蹺便擁着校長七張八嘴的盤問不已校長向那蝴蝶黨裏的四大金剛招手兒那時沈鳳美楊美麗趙桂芳陸琴仙都跟着校長到了校長的辦事室裏掩上了門校長便把張巧珍的確實消息和他不能來校的理由一一說了四大金剛聽罷好生沒趣覺得面上都失了光彩便問校長這話確否校長道這

萬清閣閣藏書極富。丁世亂見朱太祖害政散家財遷居蘇城北郭築獅子林。自出畫意堆假山石爲天下第一。清初改作畫禪寺。太倉王以銜以

釋歸褐後買寺之後半仍爲獅子林。春秋佳日開放任人遊覽。乾隆帝南巡江南曾三度駐蹕。賜真趣亭匾。光緒中葉園中木石爲王氏子孫變賣殆盡。亭台大半圯圯。宣統後七年爲郡人貝潤蓀購去。作祖宗祠堂名園。興廢不常可勝浩歎。

是在連日得着各方的報告而且曾向張巧珍家裏親自問過事實。相符有幾麼不確我勸你們以後把這蝴蝶黨取消了罷還是恢復從前的椎髻黨可以少些流弊。四人面面相覩沒精打采的辭別校長而出。

端的張巧珍有甚麼不美的事。在下當然要交代一番。巧珍雖然善於修飾。然而他的家計却不甚充裕。只爲是個單生子女。別無兄弟。在他母親手下不免溺愛一些。他的老子又常年作客在外。難得回。家巧珍早年已定下了親事。他的未婚夫一表人才。努力向學。而且殆盡。亭台大半圯圯。宣統後七年爲郡人貝潤蓀購去。作祖宗祠堂名園。很有些家私。所以巧珍的老子娘把女兒送入女校裏讀書也好。得些普通學識。免得嫁到夫家一字不識。惹女婿笑話。巧珍初入學校時倒也專心向學。只爲校裏的風氣在裝束上。美常考究。巧珍自信姿色不弱。再加些修飾。功夫怕不超倫。出衆領袖羣芳。回到家裏。

饕餮家言 楓隱

左氏傳載太史克之言。以饕餮列於四凶。余竊不平之。夫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鄉黨記之。式飲庶幾式食。庶幾風詩詠之。是知飲食乃生人之大欲。舡啜亦賢者之微疵。苟非聞詭之時。何必不知肉味。本異居。要。之。日。奚。須。食。旨。不。甘。非。然。者。設。或。嘉。肴。在。御。竟。食。而。不。知。其。味。不。幾。令。人。有。心。不。在。焉。之。譏。乎。爰。

便向他的娘時時轉惱。要製些時髦衣飾。免得人家笑我寒酸。他的娘籌畫學費。已覺得十分竭蹶。那有閑錢替女兒添粧。然而祇犧他情深。又禁不起女兒百般央告。只好挖肉醫瘡。把自己的衣飾典押一些銀錢。送給女兒使用。巧珍把來製辦了幾件洋布衣服。依舊不得和人家爭勝。使暗暗的自歎紅顏薄命。天生我這副富麗的容貌。却又位置我在這窮困的家庭。真個是人生絕大的缺陷。我再待向娘那邊索取衣飾費。別說沒錢給我。便是有錢給我。也只鷄零狗碎。不穀。使。用。雀。兒。如。上。有。多。少。鱉。烏。龜。殼。上。有。多。少。毛。領。家。蕩。產。也。不。穀。我。製。辦。一。兩。件。首。飾。想。到。這。裏。待。要。自。行。退。學。躲。在。家。裏。不。出。去。免。得。相。形。見。絀。遮。不。了。窮。形。極。相。一。個。轉。念。便。道。呸。我。怎。麼。這。般。沒。志。氣。在。這。競。爭。世。界。不。向。前。途。竭。力。奮。鬥。又。怎。有。個。出。頭。的。日。子。况。且。聽。得。先。生。們。常。說。有。志。者。事。竟。成。也。我。張。巧。珍。只。要。打。定。了。主。見。百。

草是篇以供同嗜知我罪我一任
讀者。

(一) 捐食經

友人方雅南嘗言幼時在塾與同學
著有捐食經甚有風趣當時雅南背
之甚悉今余僅記其四句曰逢老先
吃肥謂老人無齒皆喜吃肥肉吾先
捨吃之則所餘瘦者彼不能吃皆爲
我所享用矣曰逢女先吃瘦謂女人
多喜瘦肉我先吃之則肥者亦必不
能逃出我之腹中矣曰菜多休齧骨
謂肴饌既多苟我先齧其骨則必多

折。不。回。和。他。們。奮。鬪。總。有。一。天。唱。着。凱。歌。把。他。們。一。齊。征。服。從。此。以
後。巧。珍。並。不。向。他。的。娘。要。錢。然。而。頭。上。的。插。戴。身。上。的。穿。着。却。又。時
時。更。換。花。樣。翻。新。他。的。娘。怎。不。奇。怪。私。問。女。兒。你。那。裏。來。的。錢。製。辦。
這。簇。新。的。衣。飾。巧。珍。憤。憤。的。說。道。我。的。老。子。娘。是。窮。極。了。我。的。姊。姊。
妹。妹。却。不。窮。靠。着。老。子。娘。的。銀。錢。辨。衣。飾。只。好。去。做。村。姑。子。一。輩。子。
挑。柴。擔。糞。度。日。他。的。娘。不。敢。多。問。暗。自。理。會。知。道。巧。珍。在。學。校。裏。新。
結。識。幾。個。金。蘭。姊。姊。或。者。這。些。衣。飾。費。都。是。向。金。蘭。姊。姊。挪。借。而。來。
也。未。可。知。諸。君。諸。君。巧。珍。的。衣。飾。費。果。然。向。姊。姊。們。挪。借。而。來。
麼。初。入。校。的。孩。兒。確。曾。向。姊。姊。們。借。過。二。三。十。塊。錢。後。來。不。到。十。天。便。一。
并。歸。還。了。從。此。便。不。會。向。同。學。姊。姊。借。過。分。文。原。來。巧。珍。聽。得。同。學。
們。竊。私。議。都。說。巧。珍。掙。的。是。極。面。子。打。扮。得。空。好。看。正。不。知。欠。了。
人家。多。少。錢。巧。珍。聽。了。好。生。氣。惱。便。又。打。定。了。主。見。無。論。怎。麼。樣。總。

費時間而其餘之菜必將爲人所搶。完矣。曰：事急先澆湯。謂飯未畢而菜將罄。此時事勢已急。必搶先澆湯。則不致感有食無菜之困也。其餘大抵類此。惜余善忘。不能一一介紹之耳。

(二) 刮骨療毒之鴨

老友章幼農嘗言。菜中有四味最取人厭。一曰五代同堂之鷄。言其老也。一曰酒色過度之鴨。言其瘦也。一曰怒髮衝冠之魚。言其硬也。一曰七擒七縱之海參。言其撥一跳也。余醫本之作。食物四傑贊載於消閒月

不向同學們借錢。然而甚麼新流行的裝飾品巧珍。總是得風氣之先。應有儘有。打扮得益。發風流蘊藉聲名。卓卓做了蝴蝶黨的首領。三百名同學。個個願拜下風。巧珍暗喚一聲。徼倖果然有志竟成。纔不枉了我的一番奮鬥。然而他的衣飾費畢竟從何而來。不但他的娘。未知底細。便是三百個同學。也都莫明真相。唉。說也可痛。巧珍爲着衣飾上面努力的要高出人上。却把名節兩個字。完全都犧牲了。他在數年以前附近有個紈袴子弟。慕他貌美百般的向他勾搭。他只置諸不深。那少年兀自不肯死定。打了兩隻赤金戒。指鑿着張巧珍三字芳名。乘着巧珍站立門前的當兒。涎皮癩臉的送將過去。巧珍順手的向街上一拋。憤憤的說道。誰希罕你這骯髒東西。你當我是甚麼樣人。那少年討了沒趣。拾起戒。指快快的走去。從此便斷絕了調情的念頭。巧珍以後遇見那少年。正眼都不瞧一瞧。自知罷。

刊中乃今歲與稼秋瞻廬至人家宴飲所上之鴨其皮甚硬瞻廬以箸揭之則見其中有骨無肉余因笑謂之曰此鴨非僅酒色過度直欲效關公之刮骨療毒耳同席皆爲之驟然。

豈不大快

卷之三

豈不大快 洞天
連朝風雨門庭寂寥。蕭齋枯坐殊覺
無聊。忽來舊雨。叙首深宵。把酒論文。

塊壘全消。豈不大快。

敷。有。夫。這。名。節。兩。個。字。何。等。鄭。重。要。是。一。朝。失。足。把。甚。麼。面。目。去。見。
將。來。的。丈。夫。這。是。他。三。年。以。前。的。感。想。現。在。可。不。然。了。他。要。在。裝。飾。
上。奮。鬪。免。不。得。把。名。節。的。觀。念。壓。下。去。他。想。裝。飾。的。美。不。美。人。家。
一。望。便。知。名。節。的。美。不。美。只。有。自。己。的。一。寸。心。頭。明。白。別。人。怎。會。知。
曉。也。是。他。孽。緣。未。滿。又。和。那。少。年。相。遇。他。便。假。以。詞。色。漸。漸。的。相。親。
相。近。起。來。末。了。竟。犧。牲。着。名。節。兩。個。字。做。那。全。部。裝。飾。的。交。換。品。過。
了。半。年。那。少。年。漸。漸。的。供。給。不。起。他。要。維。持。這。裝。飾。上。的。美。麗。免。不。
起。了。酸。化。作。用。拔。刀。相。見。幾。乎。爲。着。巧。珍。鬧。出。一。場。爭。風。的。命。案。來。
那。時。巧。珍。的。老。子。恰。纔。回。里。風。聲。所。播。不。免。吹。到。他。耳。裏。兀。自。將。疑。
將。信。忽。然。巧。珍。的。未。婚。夫。央。着。介。紹。人。上。門。送。還。庚。帖。脫。離。婚姻。上。
的。關。係。直。把。巧。珍。的。老。子。氣。個。半。死。再。三。向。巧。珍。詰。問。巧。珍。只。淌。着。

豈不快

美心術

二二

胸臆順風相送。破浪浩瀚。瞬息千里。

早達閩閈。豈不大快。

犯法奸商。販米出洋。不顧民命。惟飽私囊。半途破獲。充作官糧。嚴行法辦。

鐵索郎當。豈不大快。

滑頭少年。執棒生徒。花天酒地。揮金如土。楊梅毒發。遍體潰腐。醫士束手。

一命嗚呼。豈不大快。

拆日黨徒。舞弊流氓。姦拐婦女。局騙斯人。一旦破獲。拘解官廳。無期徒刑。永不超生。豈不大快。

一陣淚沒有甚麼分辯。纔知道情真罪當。人言鑿鑿可據。從此便把巧珍深閉在家裏。不許到校讀書。也不許和同學姊妹往來。那天校長上門去訪他。沒有和巧珍會面。却受了巧珍的老子娘一頓排檳。所以回到校裏。只喚着不美。不美。一百個不美。

過了數年。文科碩士黎尚志和女子大學畢業生王淑儀舉行正式結婚。一對青年學問家。成爲嘉耦。觀禮之人。誰也不嘖嘖稱羨。這位如土楊梅毒發。遍體潰腐。醫士束手。黎尚志便是從前張巧珍的未婚夫。他和巧珍解除婚約以後。便向西洋留學。直待得了學位回來。羨慕王淑儀才貌雙全。品行又是超羣。出衆。因此便成了眷屬。密月中間偶然談及張巧珍。淑儀道。巧珍纔把這顆潔淨的心弄髒了。尚志笑道。他只研究些美容術。美身術。美足術。怎及吾愛研究的却是很高尚很寶貴的美心術。

欲求萬事無憂

(讀請)

奇謀秘計全書

奇謀秘計：人手一編

▲可以出奇制勝：可以打贏官司

▲可以增長智謀：可以察奸禦侮

奇謀秘計第一集

奇謀秘計第三集

惡訟師與紹興師爺鬥法

▲全二冊 一元二角

奇謀秘計第二集

對待萬惡社會偵探破獲機關

▲全二冊 一元二角

奇謀秘計第四集

中外名將作戰計畫

▲全二冊 一元二角

惡律師與司法官大鬥法

▲全二冊 一元二角

通十代郵加寄函外七照分五照合八四價大裝集全
用足洋票一費購埠折碼購折碼購角元洋冊八洋四

書局界世 路馬四海上



十字街頭。電線杆上。發現一種長方形的印刷品。除掉了○×二字外。並沒有別的花紋。一會兒就引動許多人的注意。後來愈聚愈多。街道上的交通。竟被他們阻塞起來。

這臨時團體的裏面。一個個伸長了頭頸。張開着嘴。好像吃得着天鵝肉一般。有幾個身材長的。視覺上佔了天然的優勢。那幾個矮子。只得排擠衆人。鑽頭覓縫的挨將進去。也要瞧個明白。

衆人正在注意那印刷品的時候。人叢中忽然發出一聲怪笑道。哈哈。吾知之矣。倒把衆人嚇得一跳。都將看印刷品的視線。移到那發怪笑聲的身上。見是一個老頭兒。戴一付銅邊眼鏡。鏡邊還附着綠色的斑點。身穿一件半黃半白的夏布長衫。像學究模樣。他彎着駱駝的背。伸着鵝樣的頭。再用他蛤蜊縫的眼兒。在那裏細細端詳。只因站得遠了。看不清楚。這時乘許多人回頭看他。他便擠了進去。把鼻尖湊在電線杆上。距離還不到七寸五分光景。似乎要同電杆行接吻禮了。

這時候早惱了一個戴草帽穿華服的少年。首先質問道。你曉得什麼呢。老頭兒欺他是個紈袴子弟。從容不迫的說道。世兄。猶憶幼時學習書法。令師非以朱筆作○×爲褒貶之記號乎。此種招紙。總是書坊所貼。

x

○

二

據老夫看來。非有特別潤紅紙定有改良書法紙出售。他說到這裏。隨手拈着花白微鬚。微微而笑。表示自己見識高超的樣子。少年聽了他的說話。便冷笑道。你但曉得之乎者也。亦曾研究歌曲否。曲裏的板眼像文章裏面的句讀。這×就是板。○就是眼。寫得明明白白的在那裏。總是那書局裏出了歌曲腳本。這×是○是一種板眼準確的意思。說到此時。就把草帽整了一整。口吟慢整衣冠步平康……拂袖而去。老頭兒正要喊着少年辯論的當兒。不提防背後有一個身穿香雲紗短衫的胖子。把他身子一撞。那鵝形似的頭竟和電杆衝突起來。額上頓時顯出半個紫色雞蛋。他受此打擊。正要提起交涉。不意向轉頭來。那胖子先喊道。王師爺。對不起。我被背後的人一推。一時立脚不定。倒把你王師爺撞了一撞。老頭兒看那胖子不是別人。就是東家的包車夫阿四。他只好忍氣吞聲。強作歡笑的說道。不妨不妨。阿四道。王師爺在這裏看什麼。主人正在西書房等你咧。王師爺指着那印刷品說道。汝不見乎。阿四脫口而出的答道。嗄。這是搖擺的攤賬呀。×是青龍。○是進門。王師爺平時常說什麼五經六經。難道那許多經裏頭偏沒有這種賭經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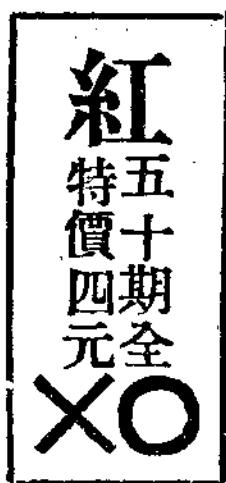
阿四和王師爺議論的時候。旁邊有個鼻架魯克鏡的。與左邊的西裝同伴。他們都在那裏隔靴搔癢呢。這紙上明明寫着英文。○大約有甚麼英文書出版罷。那西裝少年。很客氣的答道。照鄙人看來。算學裏的

乘法符號是×。幾何裏的圓周符號是○。或者書局裏頭有什麼新制算學書出版罷。衆人聽了這二人的評論。異口同風道。二位先生所說都有理由。但不知那位猜着的二人受了衆人的贊許。面形得色。揚長而去。

別的不打緊。只氣苦了那位王師爺。因爲人家不贊成他的議論。討了一場沒趣。他對阿四說道。他們都是齊東野人之語。不足道也。

王師爺言猶未了。霎時間天空黑雲四起。狂風括地作旋。忽然下了一陣大雨。嚇得看的人抱頭鼠竄而去。一個臨時團體頓時解散。

隔了幾天。那電杆上長方印刷品面積依舊。那○上邊却多了幾個字。這張紙的角上。因漿糊失去了粘性。被微風所吹動。似乎在那裏招着路上的行人問道。你們前幾天這個啞謎兒。究竟猜着沒有。（若谷）





廬·瞻·程·

義廣語俗

三畝棉花三畝稻晴也好雨也好三座寺院三座廟僧來也好道來也好三個婢婦三個小住在外邊也好住在家裏也好

命裏窮只是窮拾着黃金會變銅命裏富只是富拾着白紙會變布命裏賤只是賤王孫公子去捐繕命裏貴只是貴人力卑夫做督辦本來公公不歡喜還在公公面前撒響屁本來婆婆不寵愛還在婆婆面前眨白眼本來丈夫不心疼還在丈夫面前罵山門本來妯娌不和睦還在妯娌面前講伯叔

賣間屋子要看牆娶個妻房要看娘賣件衣裳要看袖娶個妻房要看舅舅賣雙鞋兒要看脚寸娶個妻房要看德性

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沒田沒莊討甚麼妻房沒飢沒餉吃甚麼藥料沒廉沒恥拜甚麼夫子沒道沒德充甚麼教習沒仁沒勇謀甚麼總統





春秋

秀鸞女士

張

伯塵是前清一位不第秀才。在光復以前。

八股未廢的時候。他老先生便在家設帳。教幾個貧寒子弟。胡亂把一張嘴混過去罷了。可是沒多時。滿清推翻。民

國成立。各地學校遍設。無形中便把那些私塾。倒閉。

了多少。那張老先生手下幾個學生。陸續散去。可憐他這個飯碗。生生的並隨着攢入東洋大海。他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虧得這位師母。倒是十分體貼。

這一天。張先生悶悶的坐在屋裏。却巧那時候太陽已是向西沉沒。正是一個晚涼天氣。張先生跑出大門。信步在街上轉了幾轉。驀見街旁一座矮矮的洋房。門內設着一條長桌。四邊椅子上圍坐着許多人。寂靜無聲的手裏捧着報紙觀看。張先生也跑得進

春秋

去信手取過一張。見是新聞報第一張。上面全是些國內專電。國外專電。談論的是國家大事。張先生平日裏。也不懂得這些把戲。看了一會。又掉過一邊。重又取過一張。見是刊載些談話劇。談瀛聞小說等類。便高興望了一陣。彷彿還有些懂得。微微將腦袋點了幾點。並將下文接續看去。忽地凝神注目。沈吟了好半晌。原來他看的是一面廣告。便是青年雜誌。徵求小說。上面說是甲等每千字六元。乙等四元。丙等二元。這幾句話。不由的將他心坎微微的打動一下。暗自想道。這真是個便宜交易了。只要胡亂做上幾千字。既不費心。又不費力。便可換到這許多的洋錢。

想起我往常在家教館。也費了一番心血。好不容易挨

下了一年的冷板櫈。櫈共也不過三四十吊錢。這就叫做尋錢不費力。費力不尋錢。但不知這小說究竟是一個什麼體裁。什麼作法。和我們從前做的八股文章。有沒有相同之點。要是和他在一條道兒上。便是日試萬言。我也倚馬可待。哈哈。就依每千字六元計算。包管不出半年。我家那個銀櫃子。還不是厚厚實實。堆積滿了麼。驀一轉念。剛才不是分明有一篇小說。打從我眼底下看過去。何不將他翻檢出來。仔細看個究竟。也好明白主意。打定便又將那一篇重複把來看了一遍。從此張先生便一心一意在小說上用功夫了。

三星期之後。張先生絞了些心血。想去收檢小說材

料。打算也創作一篇。投到雜誌上去。或者可以撈摸幾個錢。第二天便着手做去。不到幾天。張先生果然也創成一篇稿子。從頭至尾。朗誦幾遍。覺得到也一往清麗。沒有什麼格格不通之處。再和從前看的那些小說比擬起來。雖說是初次着筆。看來却也相差有限。並又將字數計算一番。整整有三千二百字。暗自想道。要是刊在甲等。便得十九塊二角。刊在乙等。也得十二塊八角。主筆瞧我這篇文字美滿。也不好意思再降下一級去。慾望不可過奢。我只求他刊在乙等便了。越想越高興。越想越起勁。不由的樂得手舞足蹈起來。却巧張師母走進來。瞧他發狂似的那般得意。到嚇得慌了。想起他已經三個多月。閒着沒

事。或者因為憂心過度。竟流入魔境。變成個半瘋不癲。那就很危險了。還是張先生歡喜了多時。才把這事明白告訴給伊聽。張師母也替他歡喜的了不得。

當天張先生便把這篇說稿。親自投到青年雜誌裏去。却因為得意已極。他身上穿的那件半新不舊。天青綵的馬褂。兩面大袖子。前後擺動個不住。大模大樣跑得進去。主筆先生看見他這般文縕縕酸溜溜的態度。又是好笑。又是詫異。趕忙起身相迎。張先生跑上去。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引得主筆還禮。不迭。請他坐下。便從袖子裏將那篇稿子掏出來。雙手奉呈。又談了幾句纔回去。這裏主筆將他稿子看了一遍。也不知張先生裏面頑一齣什麼把戲。倒累得

春秋

四

主筆看一陣笑一陣。這且不表。當下張先生回去。眼巴巴的等了半個多月。好不容易盼到青年雜誌出世了。他將上面號目查閱了一番。尋來尋去。那裏看見他這篇的影子。急得張先生抓耳搔腮。曉得主筆不賞識他這一篇了。便把這事告訴了張師母。張師母

連忙問道。你究竟投到那個雜誌上去的。張先生輪着兩隻痰眼急道。青年雜誌。張師母沈吟了半晌。忽然笑道。這個你該怪自己粗心。與主筆有什麼相干。張先生十分驚詫。忙問道。你說怎麼却又怪起我來。張師母便道。你說青年雜誌。我猜准是他們青年學生幹的事。千不怪。萬不怪。只怪你是個老頭兒。看事不真。便爬起來亂奔。所以一頭便撞着這個木鐘了。

張先生將他這篇稿子。又投到某某雜誌上。可是一經出版之後。這張伯慶的名字。依然不能給人知道。接連投往幾處。全是如此。張先生這才死心塌地。曉得他這篇作品。真個不合時宜了。但他這副誠心毅力。依然不斷的望前進行。却也是他的機會。他有個表姪。名叫陸耘南。也算是一個優秀夭矯的少年。自從美國留學回國。受了不少的新智識。新思潮。

一心一意要糾合幾個同志。辦一種雜誌。宗旨以灌輸民智爲主。張先生打聽出這種消息。和張師母商量。便也毛遂自薦。情願擔任民智雜誌的編輯員。耘南覺得像張先生這一輩的舊學。對於新學。尙待研究研究。怎能做到簇新鮮的文字。叫人望著奪目呢。可是張先生在耘南面前。却狠是相信自己力能勝任。耘南強不過去。只得應允了。等得民智雜誌快要出版的前幾天。他却做一篇題目是『我對於新舊文學的管見』。總怪張先生的頭腦太冬烘了。他平時對於新學。本來是痛加詆毀。只恨沒處去給他發洩發洩。這回他可是得了個題目。借題發揮。直把新學罵得盡情盡興。淋漓痛快。陸耘南通體看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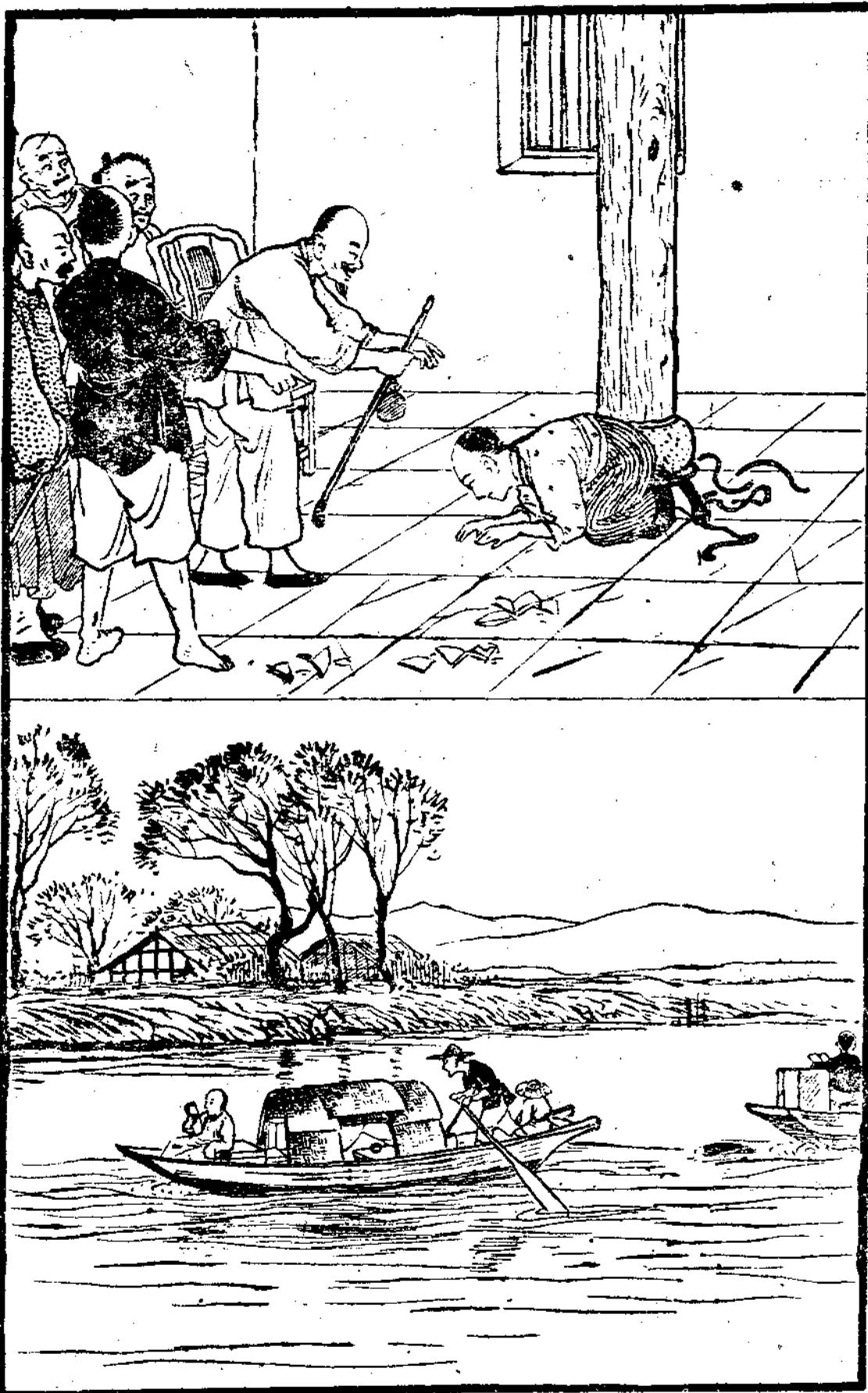
遍。却活活氣得個發昏。章第十一。連連說道。這人可有些瘋魔不成。他不知道新文學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不是有意來和我搗蛋麼。……當下少不得便和張先生理論一番。一陣子冷嘲熱諷。罵得張先生澈耳根子通紅。從前那一團高興。到此已冷了半截。本想逼着耘南替他刊入。這回也不敢再說什麼。只得免強說道。我雖是着重舊學。對於新學。并沒有什麼十分奚落呀……耘南正色說道。像這樣文字。我却惟有拒之弗納。否則本雜誌的前途就很危險。張先生沒有法想。只得懶洋洋的回去。一路上想道。耘南的意思。他是不贊成舊學的。我這篇文字。正和他成了個反比例。怎得不撞了他老大的釘子呢。現在

惟有將他改頭換面重行變換一下。包管他看了合意。打定主意回去的時候便將這篇另換一個意思做了。轉是痛詆舊學。揄揚新學。可是裏面理論沒有看得完全透澈。所以說來說去。總覺得有些囫圇。耘南看了。也不說什麼。張先生只道他是看得合意。暗自十分歡喜。等得第二期出版。便把上面目次一看。誰知那裏登載他的稿子。只見最後一頁上却載着一篇通訊。上面說是「張伯塵先生鑒大作已接到。展閱之下。覺思想頗為高超。議論益形宏闊。本社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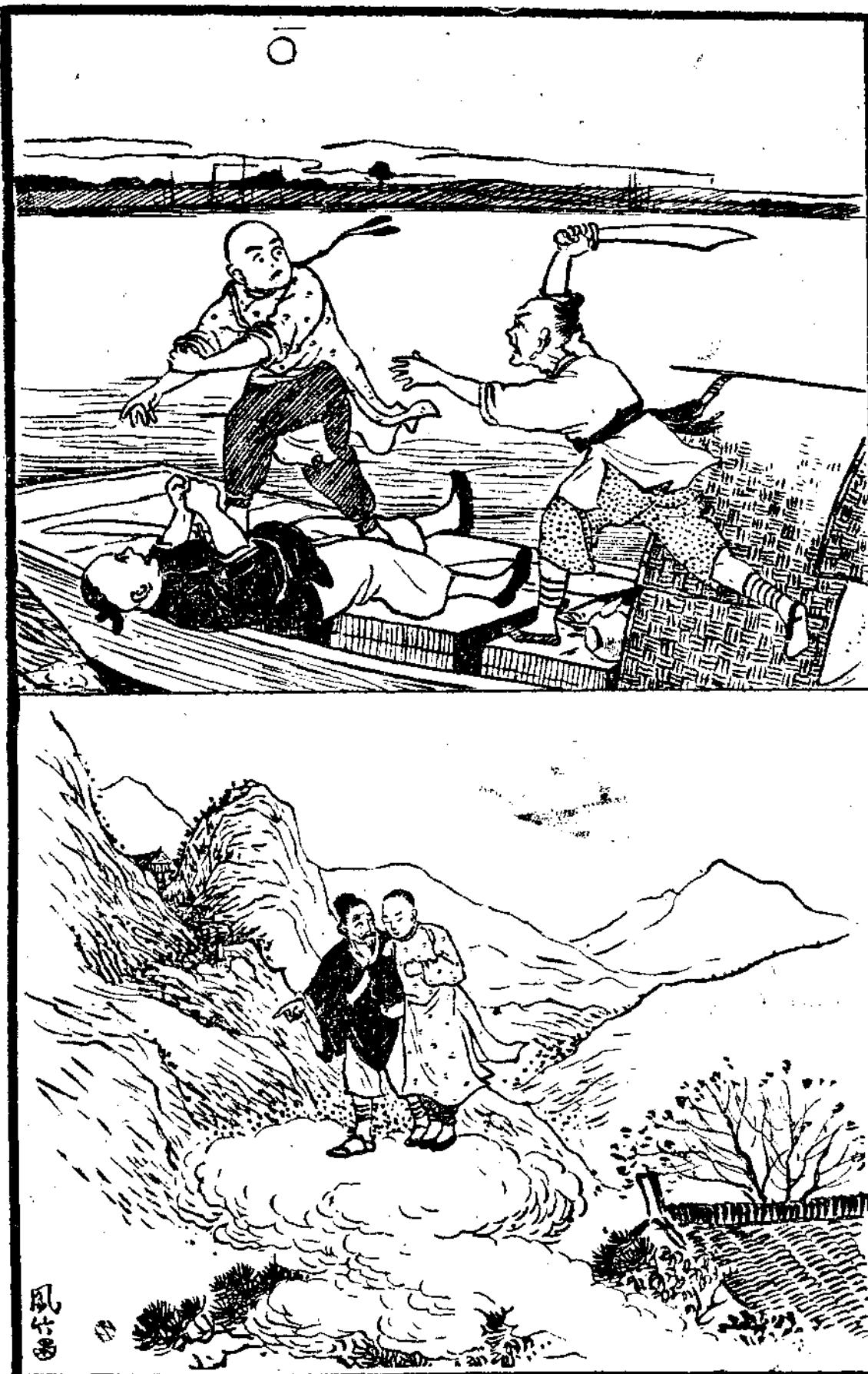
常歡迎。但間有一二段與清華雜誌上某篇似覺相仿。本社鑑於前途關係。不得不從事割愛。尙希原諒。如此啓。」張先生看了。不覺氣得直跳起來。將那本雜誌。摃得老遠。暗想他分明是不願意替我登錄。有意胡謔出這些話來搪塞。論我張伯塵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便再不濟些。怎能做出這種可醜的事體。越想越嘔。從此便辭去了編輯員。再也不去和耘南接洽了。

(未完)

第十六回 湘江岸越貨划書箱



第十六回
嶽麓山尋仇遇奇俠



鳳樓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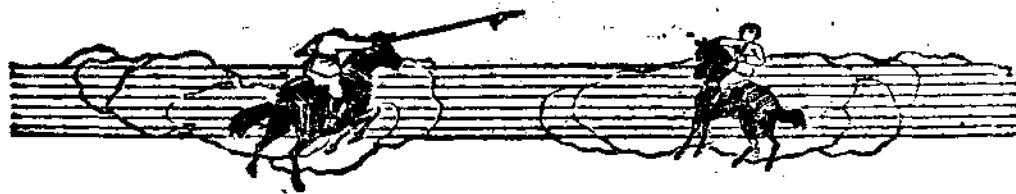
時那裏還敢違抗自然是盡力的搖櫓向樂山安置了那個才將這個躺着的鐵練解了一手拿刀一手拖着船戶到後梢喝教他掌舵將船掉頭向樂山知道自己哥子文弱這回十九是死祇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一疊連聲的催看快搖自己一手扭住掌舵的辮子探身船篷上向前頭江面上望直追趕到天明不見那條船的蹤影祇得又拿刀逼着船戶說看他們原約了在甚麼時候動手的船戶說並不曾約定時候誰先得手誰走大概那條船動手得早些所以先回頭跑了向樂山料想自己的哥子是死定了不見得能追趕着不如就近且將這兩個強盜送交地方官訊實了口供得了那夥強盜的巢穴所在再去緝捕倘我自己一個不小心連這兩個也逃了就更費手脚了當下就問船戶追到了甚麼地方船戶說是湘潭向樂山教把船泊了用繩索牽了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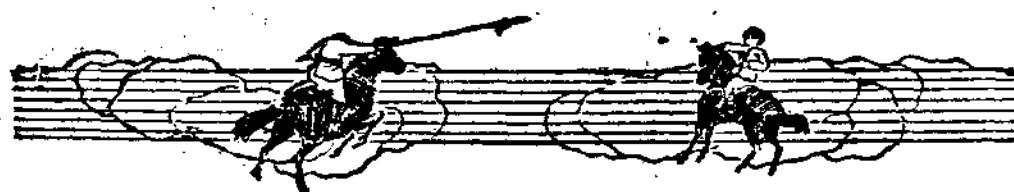
個船戶連同那兩把刀。親自送到湘潭縣。那縣官聽說是盜案。立時坐堂提問。問出那條船上同夥的也是兩個人。一個姓林名桂馥。原籍是廣西人。十幾歲的時候被洪秀全的軍隊擄在營中喂馬。隨營進湖南。在衡州一個山上照管數十四匹馬吃草。忽然有一匹馬失腳從山岩上跌下。跌斷了一條腿。林桂馥怕回營受責罰。就逃到衡陽。在一個船戶家當腰篙。後來自己做了一條船。還有一個是林桂馥雇的夥計。姓張。因是個鬍鬚頭。同伴都呼他張鬍子。不知是湖南那一縣的人。縣官又問明了林桂馥在衡陽的住處。行文去衡陽縣緝拏。向樂山自請同去。縣官自然許可。到衡陽訪拏了半月。不僅林桂馥不曾回衡陽。連那條船都沒人看見在衡陽一帶露過眼。向樂山祇得痛哭回家。將遇難情形。告知向閔賢。卽日又駛了個包袱出門。誓必尋着林桂馥替兄報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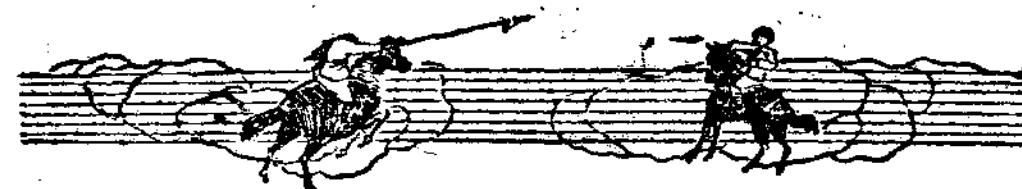
因林桂馥是個船戶。在江河裏的日子多。在陸地上的日子少。遂也投進衡陽的船幫。充當船夥。終日在江河裏明查暗訪。足足查訪了三年。凡是湘河裏的船隻。祇要船桅一入向樂山的眼。就能認識這船是誰人的。單單不見有林桂馥那條船。問一般船戶。也都說近三年來。林桂馥的船。不知怎的。不在湘江河裏行走了。向樂山見訪查沒有下落。出門的時候。原發誓此去不能替遇難的老兄報仇雪恨。決不回轉家鄉。於今桂再三年。兄仇未報。那有心情。那有顏面。回家見人呢。仇人既不在湘江河裏。船夥也用不着再充當了。辭卸了職務。既不能歸家。復無心謀幹甚麼差事。東飄西蕩的。竟像是一個流落江湖的人。有時喝醉了酒。就獨自跑到高山頂上。放聲大哭。哭疲了。便倒在岩石上睡覺。無論甚麼人和他談話。他總是搖頭不答。他這日忽走進嶽麓書院。每間



齋舍。他都去揭開門簾看看。住齋舍的人。也沒注意。其中有一間書齋。陳設得十分整潔。床帳都極其華麗。是新寧縣一個豪華公子住的。這位公子。因有事回新寧縣去了。書齋空着沒人住。也沒託朋友照管。向樂山本來與這位公子熟識。便扭斷了房門上的鎖。在書齋裏住着。這夜睡到半夜醒來。見腳頭有一人。睡着鼾聲震地。向樂山疑心是室主人回來了。連忙坐起來招呼。祇見那人翻轉身。又睡着了。向樂山看那。人腳上穿着一雙草鞋。知道不是室主人。抬頭看了看門窗。仍是嚴封。未動暗想。這人必有些來歷。若是尋常穿草鞋的人。不但不能進來。並不會有這種舉動。我倒得推醒他。問他一個明白。看他如何進來的。隨伸手在這人腿上搖了幾下。祇聽得這人口裏含含糊糊的罵道。半夜三更的不好生睡覺。要這們大驚小怪的鬧些甚麼。罵完鼾聲又起了。



向樂山越覺得不是尋常人的舉動便也不再搖他了打算等到天明了再和他談話不料自己再睡了一覺醒來已不見那人的蹤跡了忙起來檢點門窗仍舊一些兒不曾啓動不覺連連跺腳道可惜可惜有這般異人同睡一夜竟一無所獲的放他走了獨自歎惜了一會也無計追尋悶悶的過了一日以爲再沒有這們好的機會了第二夜才要入睡卽覺得床帳微微的一動驚得睜眼一看昨夜同睡的那人又睡在腳頭打呼了也不知道從何時睡下來的這番那肯怠慢翻身跳了起来顧不得那人生氣連推帶搖的說道你是那裏來的也不問這房裏的主人是誰就敢睡一夜又睡一夜那人就慢騰騰的坐了起來迷離着兩眼望了向樂山一望笑道你若是這房裏的主人我也應該對你講一個禮節一般的偷住人家的房間管甚麼睡一夜兩夜向樂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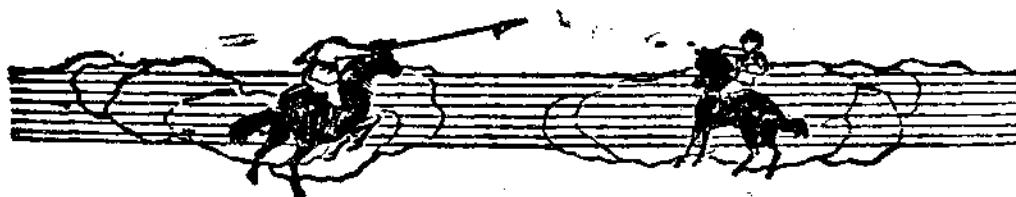
見那人是一個游方道士的裝束。領下一部花白鬍鬚。年齡約在五十以上。說話聲音宏爽。滿臉帶着笑容。遂點了點頭。說道。話雖如此。但也應分個先來後到。不過我此時也不問這些了。道人適從何來。怎麼來去全無聲息。道人哈哈笑道。你都不用問我。今夜月色大佳。我的瞌睡。既被你鬧醒。且帶你去雲麓宮玩玩。向樂山道月色雖好。但此時已過了半夜。等我們走上雲麓宮時。月已啞山了。還有甚麼可以賞玩。咧道人又是一個哈哈道。沒有月就賞日。又有何不可。人家說讀書人固執不通。果然果然。向樂山從來不會被人罵過。固執祇得也笑道。既如此。就走罷。說着待伸手開門。道人一挽了向樂山的手。道。但閉上眼不要害怕。向樂山知道道人非凡。卽依言將雙目緊閉。祇覺得兩脚一軟。身體就飄飄的往上陞。騰心裏還害怕。頭項撞着天花板。誰知竟是一無。



阻擋。正在詫異。兩脚忽踏了實地。道人更高聲打着哈哈道。你看這是甚麼所在。向樂山將兩眼一開。祇見一座巍峨的雲麓宮被清明的月色籠罩着。彷彿如水晶宮殿一般。低頭看湘河裏的水光明澄澈。映着皎潔月光。曲曲彎彎宛如一條白銀帶。抬頭遠望長沙城。但見萬家烟霧沉寂。無聲幾點零落。斷續的漁火和寒星雜亂。辨不分明。不覺失聲。叫道妙啊。像這般的夜景。人生能得幾回領。略口裏一面叫。妙心裏一面轉念道。這道人若不是神仙。何能有如此道術。我數年在外尋師。於今得遇着這樣的人物。真算得是三生有幸了。豈可錯過。隨卽雙脚往地下一跪。朝着道人叩頭。道師傅兩夜來和弟子同睡。必是憐念弟子。兄仇未報。特來指引弟子一條道路。弟子祇要報了先兄的仇恨。此後有生之年。願終身侍奉師傅。說罷想起自己哥子遇難之慘。又放聲。



痛哭連連。叩頭不止。道人扶起向樂山說道。容易。容易。自有你報仇雪恨的一日。向樂山聽說。容易才轉悲爲喜。立起身。問道。弟子的仇人在那裏求師傅指示。道人搖頭道。等歇再說罷。向樂山料想拜了有這般道術的師傅。兄仇是不能報的了。心裏頓時高興起來。見湘河裏的水光平如鏡。他自從行刺岳州知府不着之後。恨自己不會投石。便時常練習打石子。他的石子打的最遠。又有準頭。這時心裏一高興。就從地下拾起一個石子來。望江心中打去。在嶽麓山頂上望湘河。覺得就在眼底。其實距離有二十來里。任憑向樂山如何。會打石子。那裏能打到二十來里遠呢。自然石子打去江心中。毫無動靜。落在半山中草地上。連一些兒聲息也沒有。道人在旁看了。反操着手大笑。笑得向樂山紅了臉。對道人說道。從此地到江心有二十里。師傅能打得到江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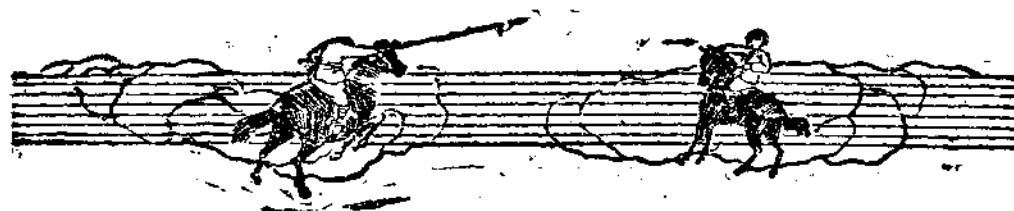


麼道人笑道打到江心算甚麼我還要打破這個光月呢你瞧着罷道手拾了一個碗大的石頭對準江心拋去那石頭破空的聲音比響箭還大接着就見那鏡面也似的江水正在月影當中忽起了一個般籃大的濺花一刹時牽動了滿江的波紋好一會那嘆通的聲浪才隱隱的傳入耳鼓來月影在水中祇管搖搖不定這時向樂山心裏又驚又喜的情狀真是形容不出連忙向道人說道師傅務必將這本領傳給弟子弟子將來與仇人相遇的時候有了這種本領那怕相隔二十里祇要看得見便不愁他跑的了豈不痛快嗎道人點頭笑道容易容易你此時腹中覺得有些飢餓了麼向樂山正苦飢餓便答道飢是飢了但如此夜深有甚方法弄得着吃的呢道人照來時的模樣一手挽了向樂山的手喝聲閉目這番又覺與剛才來時的情形不同來時是步

步往上騰高。耳中並不聽得甚麼聲息。這番雖一般的兩脚一軟。身體凌空。但耳中聽得呼呼的風響。身體却一步一步的往下降。兩脚未踏實地之先。耳裏已聽得有更鑼之聲。隨卽着地。睜眼一看。祇喜得向樂山跳起來。不知二人飛到了甚麼所在。且待下回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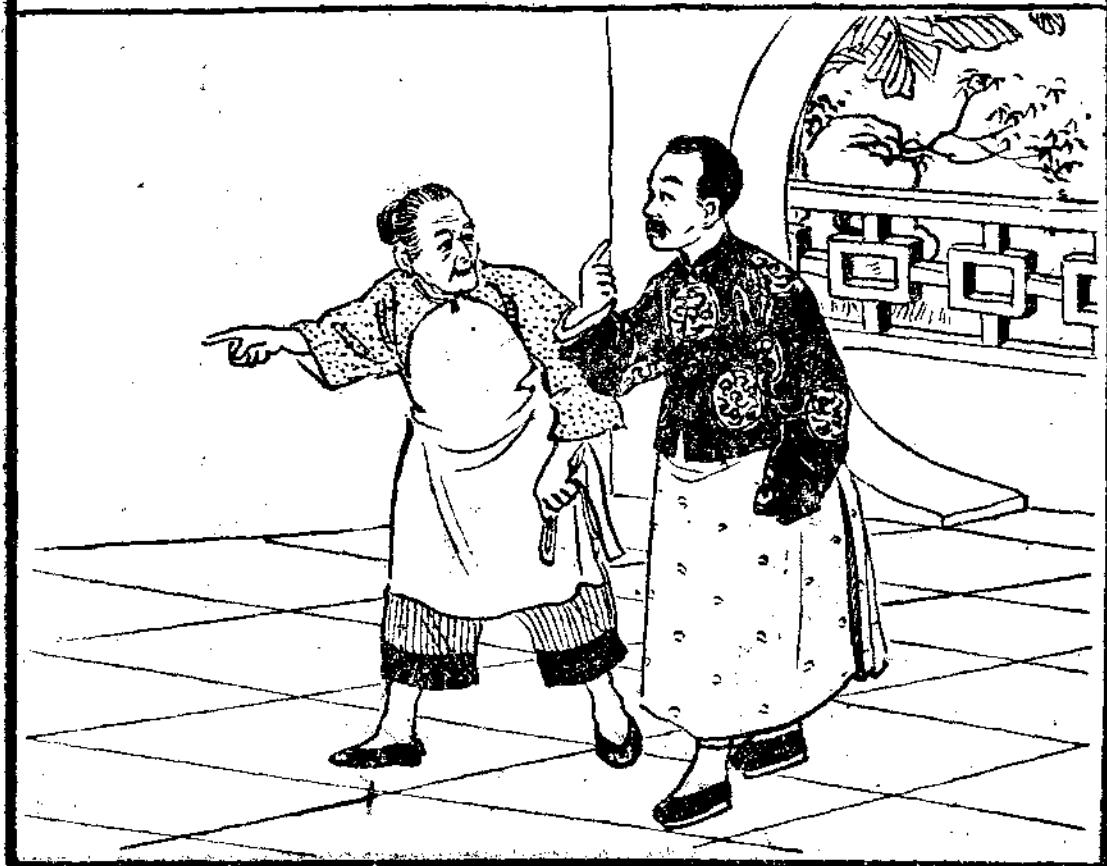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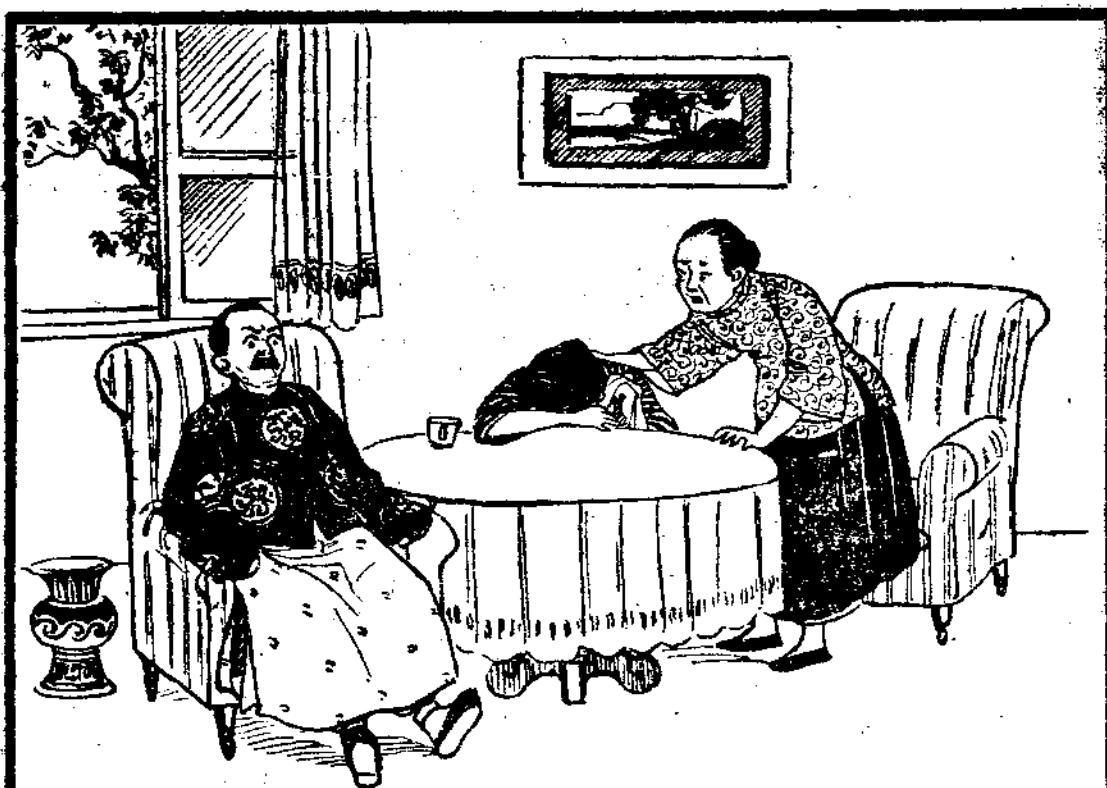
冰廬主人評曰。向樂山遊學數年。始得一羅新冀足證求師亦非易事也。然世有已得良師。而猶弗努力向學者。豈非如入寶山。依然空手而回。惜哉。

向曾賢之死。實出二人疏懶大意之故。曾賢嘵啞終日窮研經史。本不知江河艱險。到處危機。惟樂山頻年在外。當諳一二。乃偶一大意。慘折雁行。江心蹠足返棹恨遲。讀書至此。不禁廢然興歎。其實作者故弄狡猾。將藉此引出下文之與笑道人相晤耳。



第五十二回

許阿父十萬不爲多



第五十二回 慰老妻片言甘服小



新 歌 浦 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五十二回 詐阿父十萬不爲多 慰老妻片言甘服小

話說張大小姐瞞過父母。往男家要回庚帖。被他父親張上達曉得了。憤他敗壞家聲。欲將他逐出公館。這原是一句氣話。不意大小姐聽了。非但不講軟話。還要敲他父親十萬元的竹槓。上達聽了格外生氣。說罷了罷了。這是你對我講的話嗎。我爲什麼要給你十萬洋錢。難道我養到你這般大年紀了。今朝要你出去還要給你錢嗎。這是那裏說起。大小姐分辯道。我要爹爹十萬洋錢。並不爲過。譬如你們今番嫁我出去陪嫁。至少也得要十萬洋錢。那原是我身上罷不得的一筆。使費現在教我出去難道。這筆錢就可以賴掉麼。上達更怒道。陪嫁多少。原是我

的權柄。你不能硬向我要多要少的。這一番我既不認你爲女兒了。那裏還有陪嫁。可以給你大小姐微笑道。恐怕沒這般容易罷。爲人在世終有一個來根。你就使不願意認我做女兒。但是我這個身子究竟是你爹娘倆生養下來的難道還可以不算你二人的骨血。麼認不認不過一句話罷了。你怎能推得這樣乾淨。至於陪嫁多少。本來我不能硬向你爹爹開口。皆因我家現在沒有弟弟。若有了弟弟。則家私當然都是弟弟的。嫁出女兒祇能隨父母的願意賞賜。不能要多要少。此刻既無弟弟。則你爹爹所有的家私。就是我姊妹二人的名份。算你現在有三十萬財產。我拿十萬。妹妹拿十萬。還有十萬。可以留給你將來承嗣兒子。這般交易。難道還不公平。你爹爹再要拒絕我。未免太說不過去。咧上達聽說。氣得臉都青了。連說反了反了。我與你究竟算是兄妹呢。還算父女。若是兄妹。尚且不能由你的主意。分派家產。何況是父女呢。你這一番言語。豈非講得荒謬絕倫。麼我現

在還沒有死你就把我家財分派走了。到死時候不知要怎樣的將我屍首分割呢。養你女兒一場得你這般報答我願普天下養女兒的人看看好在我現在還沒有死。照古禮上小輩的死活都在父母手掌之中。我今天先把你活活處死了。看你還能夠得我的家私不能。說時兩眼睜得似銅鈴般的望着他女兒。一股氣鬱結胸中。連話也幾乎講不出了。大小姐一聞此言。他倒不想自己說的一番話。都是挺撞老子的言語。反以爲父親把他欺侮很了。不由悲從心起。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太哭起來。就中難殺了個老太太。他見丈夫生氣。固不免心內生疼。然而一見女兒這般悲苦。又不免滿腔憐惜。此時中立其間。究不知幫了誰。勸了誰好。但是哭的究竟比氣的容易動人一點。所以老太太仍舊是先勸女兒住哭。再教老頭子休得生氣。他也不過是一向的孩子脾氣說話。怎能將他作準。你自己一把年紀經過了多少大事。竟連這點兒涵養功夫都沒有。却同一個小孩子鬥。

氣。這句話講出來不怕旁人笑你麼。上達仍不做聲。然而心裏頭有他這句話一冲。怒氣早消了一半。但是大小姐却絲毫不會讓步。仍舊哭哭啼啼的說。父親要弄殺我。我也很願意的。橫豎活着沒有自由之權。還是死了的好。如若要我出去的話。十萬塊洋錢。少我一個也不行。老太太慌忙丟眼色教他休說。然而他已脫口出來了。上達也聽得仔細。說你講得好。可是我當真沒能爲收拾你嗎。生女不孝。爲父的殺了你。諒來還不致有怎樣的大罪。祇因你娘素來胆小怕事。恐其嚇出什麼三長兩短。所以饒了你這條狗命。並不是我不敢殺你。你要知這句話俺若在北京當着我一個人講了。老實說。我馬上就要了你的性命。你現在聽說丈夫面貌醜陋。馬上自己去退婚。拿回庚帖。這般舉動。還說不自由。難道把你老子娘一刀殺死。纔算自由麼。我教你出去。就是給你自由之權。你愛怎樣。儘你怎樣。決無一人來干涉你。爲什麼反要十萬塊洋錢。這是那裏說起呢。老太太從旁湊口

道。他不願意出去。纔有這個要求。做老子的。終要原諒小輩一些。那有女兒。養到這般大了。好端端趕他出去的道理。當初我們攀親時。若不是爹娘看中。媒人說合。老實說。我也未必就肯嫁你。因爲你從前倒還乾乾淨淨。此刻一臉的鬍子。實在令人討厭得很呢。說得上達噗嗤笑了。原來老太太講這一句趣話。本打算引得他父女倆一笑。就可調和適間的一番氣惱。用心也很週密的。不意大小姐聲色不動。態度反似乎格外的强硬起來。說。爹爹已有話在先。要逐我出去。我留在家裏。也無面目對人。還是讓我遵爹爹的吩咐。離開這裏。給我十萬塊錢。我若遇當意的男人。嫁了丈夫之後。再來認你們父母。不然我也不想嫁男人了。就拿這一筆錢。到杭州庵裏修行去咧。老太太忙勸他。好孩子。你休得如此執性。小小年紀。也講不到修行的話。父母究竟也待你不錯。你好意思丢了我們一個人出去嗎。大小姐仍搖頭不依。老太太不免埋怨上達。上達倒料不到女兒認真要出去。

的心裏頗有些兒懊悔。但是女的抱怨他。他口頭還不肯服輸。說他要走走就是了。那一個拉住他。只是錢我却分文沒有。大小姐聽說便道。我是個女子出去之後無錢不能生活。倘若做出什麼不規則的事來。你們休得怪我。毀了姓張的名譽。上達聽了嚇出一身冷汗。老太太也萬分着急。說老頭子你爲什麼還這樣的想不明白。不勸勸女兒。却一味的頂着他。把他頂出去了。你有什麼好處呢。上達此時可不敢再說女兒了。然而被老婆這般抱怨。又覺有些難以爲情。要不回報。面孔上未免擋不下去。如若回報他呢。恐話中有牽着女兒之處。他又要扳起頭事體。豈不更難挽回了麼。所以頗覺躊躇無計。幸虧外面來了個解圍之人。原來就是這裏的一個粗做媽子。進來請老爺出去會客。客人現在客廳上相候。上達聽了。就此起身出去。將這件事丟給老太太調排。他曉得自己和女兒的感情。敵不上他母親遠甚。這樁交涉自己萬萬講不下。還是讓他母女兩個談判的爲妙。

了。果然他一走。老太太又勸大小姐。休得相信你老子的話。他不過是一句氣話罷了。你何必同他認真。你要出去了。教我做娘的豈不記挂。殺所以你若要走。還是我母女三個一同走罷。大小姐起初倒有點兒動容。後來想了一想道。現在我們原是母女三個一同住的。父親不久就要往北京那。豈非仍和現在一樣了麼。老太太笑說。搬一搬場。應應故事如何。以後便不許老頭子上門。明裏逐出。你暗裏便是逐出。他自己這叫做自搬磚頭。自壓腳。你道好不好。原來老太太又說俏皮話。此時可把大小姐引得笑了。見他母親用意甚盛。倒不忍操之過激。有傷老太太之心。但他所以執意要出去者。何嘗真的是同他老子鬥氣。無非借題發揮。罷了。他所最注重的目的物就在十萬塊洋錢上。所以此刻被他老母勸不過了。態度雖然軟化一點。但他的宗旨却始終沒有改變。答應他娘。不出去也可以的。但是我那應得的十萬塊錢必須另外提開。記名存放。無論何時。我要用時。得以。

自由支取日後辦陪嫁東西。除却現在已買的不算外。另外再要添什麼應用物件。可以在裏頭扣算的。那也是大小姐的好算盤。他明知此刻所辦他的嫁時物件。已有十之八九。添出來也爲數無幾。還可以算粧奩就在他十萬元中提出的。好不堂皇冠冕。老太太一口應承。此事容我慢慢的同你老子商量。包在我的身上。替你辦到這件事就得了。於是一樁大交涉就算告一結束。大小姐得意回房。在他使女才寶和妹子二小姐跟前。不免有一番誇耀。按下慢表。再說上達出來見客。到會客廳上見這兩位客人。一紅一白。顏色倒配得很鮮明。原來一個是章夢周先生。身帶素服。白袍玄褂。瓜皮小帽上頂着個白結兒。還有一位是孔子文先生。也穿着玄色馬褂。紫醬色夾紗袍子。頭上平紗帽子。也是個小紅結兒。所以他兩人在一起。看來頗覺動目。他們見上達出來。雙雙站起身。彼此作了個揖。始分賓主坐下。子文與上達本是多年老友。夢周却還相識得不多幾年。也是由子

文方面介紹的。今番有事求見。仍由子文先開口說。不知上翁幾時南來的。日前我們在蔣兆熊太史那裏。聽他談起在某處會着過你。方曉得你在上海。爲什麼你回來了。連信也不通一個給我。不然我已早來找你談談咧。上達說。實在抱歉得很。我一來就打算到你們各位的府上來拜候的。只爲被俗務累住了。天天抽不出閒工夫。連親戚朋友那裏。也不敢通信。恐其大家知道了。不免有一番應酬。自己又沒工夫。意欲待賤冗稍解之後。再來拜會你們各位。不料二公倒先得消息。登門見訪了。萬分抱歉之至。子文笑說。別講好看話咧。我想這番要不是我們自己來了。只恐怕你默默地南下。仍舊默默地北上。連消息也不給一個我們。亦未可知。這乃是你的老手段。前年你夫人做五十歲生日的時候。不是你來了還諱言在北京。待動身之後。始洩露於人的嗎。上達也笑道。那個恐怕未必依樣畫葫蘆罷。因爲彼一時此一時。彼時不欲拖費你們。此番沒有什麼事。當然不致要

瞞你們咧。子文道：你又來哄騙我們了。今番你不是爲着令嬪出閣那件事特地回來的嗎？上達聽說臉漲得紅，慌忙分辯說：子翁休得輕信他們謠言，這是子虛烏有之事。小女尙未攀親，如何出閣？況且這等大事，我也一定要具帖兒請你們吃喜酒，幫忙的焉有隱瞞之理？今番實因別事南來，與小女無關，請你千萬不可誤會。說時面紅氣促，頗有愧色。子文見了，不解其故，祇可丟開這句話不談。自白他們的來意道：我們今天來尋你，不爲別故，皆因有一樁小事要請你列個名兒。共襄盛舉。這位章夢周先生的太夫人去年作古，想必你也接到訃聞的。上達點頭說接到了。彼時因爲部務忙碌，不能親來致奠，還請夢翁原諒。夢周連稱不敢。子文說：現在你正當來得在時候上呢！皆因夢翁先生純孝格天，在常熟、上海兩處各拜七七四十九天梁王大懺。月前又到我們至誠壇內發願，自建三七二十一天水陸道場，追薦太夫人在天之靈，還超度一切孤苦無依幽魂等衆。果然功

德不是白建的。昨兒法事圓滿。天君壇諭下來。說夢翁的一點孝心。感動幽冥。太夫人已超生極樂。隨着他脫離地獄苦厄的。不止恆河沙數。至誠所感。金石爲開。天君也表奏靈霄玉帝諭旨。於下個月初一日。冊封章太夫人仙籍。從此位列上清。永享供奉。不是夢翁先生的孝心。焉能得此榮典。天君諭夢翁初日晚亥正。臨壇受冊。我們諸大弟子。都要到場參與盛會。還須聯名拜表。上叩天恩。上翁不是我們最初設壇時候的大弟子之一。所以夢翁也要拜求你到壇贊助。拖我同來勸駕。但不知你初一這天。可要動身北上麼。如不動身。大約還不致不肯賞我二人的臉兒呢。上達想了一想道。今天是二十一。到初一還有十天。走不走眼前可說不定。偷若不走的話。我一准到壇來同襄盛舉就是了。夢周拱手稱謝。子文又同他談及京中政治情形。上達嘆道。當初爲政者。尙有些關懷國事。現在這班人大都惟利是圖。置國家於不問。實因政府於今已變作牟利之場。逐鹿之地。

就使你抱着一腔熱血奮勇登臺預備改革。積弊刷新吏治。但經不起他們幾激幾盪。頓使你陷入旋渦。同爲汚流。良心都泯滅。乃時勢使然。非人力所能整頓。外界雖然拼命唾罵。他們何嘗有一點兒介意呢。至於我們一班人的資格。還淺除着。每日到部辦些兒例行公事之外。還夠不上走他們徵逐的路徑。彷彿戲臺上跑龍套的一般。好角兒跟着聽。幾句彩聲。墮角兒跟着瞧。他們出醜於自己。毫無損益。牢守着自己一隻飯碗罷了。子文聽了。大爲感嘆道。我是清室舊臣。說話未免不合時宜。所以也久不開口了。但在前清時候。何嘗有這等現象呢。古人說。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試看現在這班做師長的。爭督軍。做督軍的。爭巡閱。做巡閱的。又爭總統。何一不應了古人的預言。宜乎其國事日非也。彼此談論了一陣。孔章兩個告辭。上達送出廳事。夢周又再三請上達。初一這夜。務必到增贊助。上達答應如命。他二人走後。上達也回轉。

房中。其時大小姐已不在彼。老太太見他進來。抱怨他說。你倒好的。闖了禍。朝外一跑。將難差使丟給別人。好不容易勸得他不拗氣。要出去了。上達聽到這裏。心裏頭固然願意。但是口中却不能承受他埋怨的。接着說住了。他要走就走。誰教你勸住他來。老太太勃然變色道。難道你當真要逐女兒出去麼。上達道。自然當真。誰高興同什麼人說笑話呢。老太太聽得滿肚子氣漲。拍案怒道。你這老殺才真不是個東西。說話脫出脫進。我這回上了你的當。下回無論如何。決不管你們賬了。好在適間女兒還沒一定答應我不走。讓我馬上就去回報他來得及。老實說。我是素來歡喜女兒的。他要走我也只得跟着他同走。讓你一個人去做人家罷。說到其間。一陣惹氣。就要起身往女兒房中教他備預出去。上達此時倒着了急。慌忙一把拖住他。陪笑臉叫他夫人。我是同你開頑笑的。你就當我真了不成。我祇此兩個女兒。常言生女是半子之靠。有兩女也可拼得一子。難道我還肯輕易

拆掉半個嗎。這是必無之事。別的不說。就是嫁出去我尙且捨不得。定要招贅來家。卽此一層已可見我不肯輕離女兒。豈有爲一言不合就將他丟開腦後之理。分明是句笑話。你怎的聽不出呢。老太太見他如此。一股氣倒沒他那般容易消下去。厲聲說。你講笑話。我倒不高興同你講笑話呢。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現在只曉得你要逐出女兒。我做娘的惟有跟女兒同去。至於你應得給女兒的錢和我養老之費。不怕你少我半個。慢慢的再同你總算賬就是了。說時掙扎。要走上達那裏。肯放他出去。只顧叫老太太。我還當做少年時候。我們閨房中說笑爲歡。一般模樣。誰知你現在倚老賣老。放出這一張板板六十四的面孔。我早知如此。也不敢同你說笑話咧。你要同女兒一起出去。丟我老頭子一個人孤苦伶仃。活着還有什麼情趣。倒不如由我死了早讓你們罷。說着老嘴一癟一癟。鬚一牽一牽。鼻孔一嗅一嗅。眼睛一擠一擠。彷彿要哭出來的模樣。其實却是裝

的腔。但老太太可早已看破他的手段。自己也並不是當真要走。所以說這一番硬話者。無非爲女兒的十萬元要求留出地步。此刻就趁這個機會。向上達提出要求。不答應便沒調和的餘地。教上達怎敢不答應呢。於是一家人仍舊言歸於好。大小姐母女當然滿意。上達已萬分沒趣。還在家陪了兩天的小心。見妻女都沒問題了。始放心出來會客。他所會者不是別人。就是已解散的兒女親家錢幼訓。自己不知道女兒見他時候。究講了些什麼話。雖然羞於見他的面。但個中實在情形。不能不當面問個明白。而且自己的種種苦處。也免不得到他面前去申訴一番。休被他到北方說一句張某人治家不嚴。縱容女兒。鬧出這場笑話。這消息傳佈出去。自己還有何面目見人。所以不得不硬着頭皮。往振華旅館拜會錢幼訓。不知幼訓見了他。有甚話講。且待下回分解。

對於讀者的话

本雜誌第二卷第十期。想專刊關於兒童的作品。如『童話』『童謡』『兒童小說』『兒童詩歌』等類。如承海內同文惠賜佳章。請儘陰曆本月內擲下。逾期不及編入。

李涵秋先生遺著『破菩薩』一篇。准下期披露。讀者注意。

下期並有徐枕亞先生之『三虎村』。文筆簡潔。孫耀蟻先生之『小瘦紅闌話壇』。記事詳晰。程瞻廬先生之『歌謠小說』。生面別開。俱係不可不讀之作。

新聞報快活林所刊之短長篇小說。余最愛讀者共有三種。一為程瞻廬先生之『原諒』。二為李東壁先生之『情血』。三為陸士謨先生之『劍聲花影』。原諒已於今春出版。讀者僉謂文情並茂。洵屬佳構。現情血及劍聲花影亦均由本局發行。愛讀小說者不可不讀也。

說紅塵人寥。尊詩甚佳。請示真姓氏及通信地址。

(濟羣)

何以清導丸能使爾康健

紅色清導丸能使閣下康健可保常無疾病相侵也大便祕結肝經失調爲頭痛疾病之由膽汁不和痔瘡痛苦往往釀成各種病痛紅色清導丸可免以上諸患因其功能平肝潤腸故也腸胃清潔有序身體自必爽健矣廣東惠州河

何以清導丸



源縣太平街又昌號劉松亭先生來書云鄙人曾患
疴血症業已二年初因煩勞兼大腸濕熱閉結所致
遍延名醫嘗試各藥罔見效驗危在旦夕無法可治
及試服紅色清導丸非但舊疾盡除而且身體精神
倍增此丸誠係人生之保障環球獨一無二之聖品
也閣下如患口氣穢濁皮膚粗澀大便乾結
肝火上升頭痛頭暈試服紅色清導丸可也此丸雖微小功力誠出自天然
實爲利便之妙品如尊處無從購買祈卽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
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清導丸可也郵力在內

言情大觀



全書一厚冊定價六角實售七折

本書爲數十名家之大手筆。長篇短篇
• 艷情哀情。面面俱有。極盡嬉酣淋漓之致。
足以醉心動魄。內分十卷。
計百餘篇。實爲言情之精華。消遣之奇書。

- 卷一 艳史
- 卷二 奇聞
- 卷三 綺情
- 卷四 恨哀
- 卷五 莽緣
- 卷六 佳遇
- 卷七 野記
- 卷八 吳叢
- 卷九 駭談
- 卷十 野記

雪憐傑著三種

奇女兒 初集

一册 價洋六角

朝野異軼聞

二册 價洋一元

雪窗祕史

一册 價洋五角

陶史野嘆新則聲雲先生。小說界推爲言情老手。哀情則聲雲先生。小說界推爲言情老手。哀情之小說場聞則獨直駕漢魏之間。每篇一筆墨。以上說佳話奇女兒則悽婉有情致。出清外埠各書亦可作研究。不僅文藝之奇消窗秘史。朝

行發社育教新華中

愛慶而祥近東路里

局分局書界世省各局書界世海上處售經

天氣暑熱身體困倦大半多因大便祕結所致也且因而疾病頭痛 肝火上升 肝經失調 頭暈目眩 舌起厚苔 口氣穢濁 凡此皆大腸阻滯有暑以致之也閣下如患以上之病狀立即購服紅色清導丸可也功能微利平肝

正合是用耳湖北天門南關中成裕號陳鏡軒先生來函云家父數年以來頗染太便鬱結之病甚至飲食大減精神爲之疲乏閱報載貴局之清導丸服之有清瀉之功無腹痛之患是以速購一瓶與家父服用其靈如響今特函謝露佈俾同病者得知所以治之之方

乏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亦在內也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

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
字單向會計部索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
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嚴施獨
印 刷 行者者
總發行所 上世海關界書局羣鶴
漢口天長沙州北京太原電話中四七二三局屋紅江局路局
分發行所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 代撰文體
- 代繪圖畫
- 代做廣告
- 代擬商標
- 代製仿單
- 代謀推廣

承印接書局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蘭市 路馬四海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